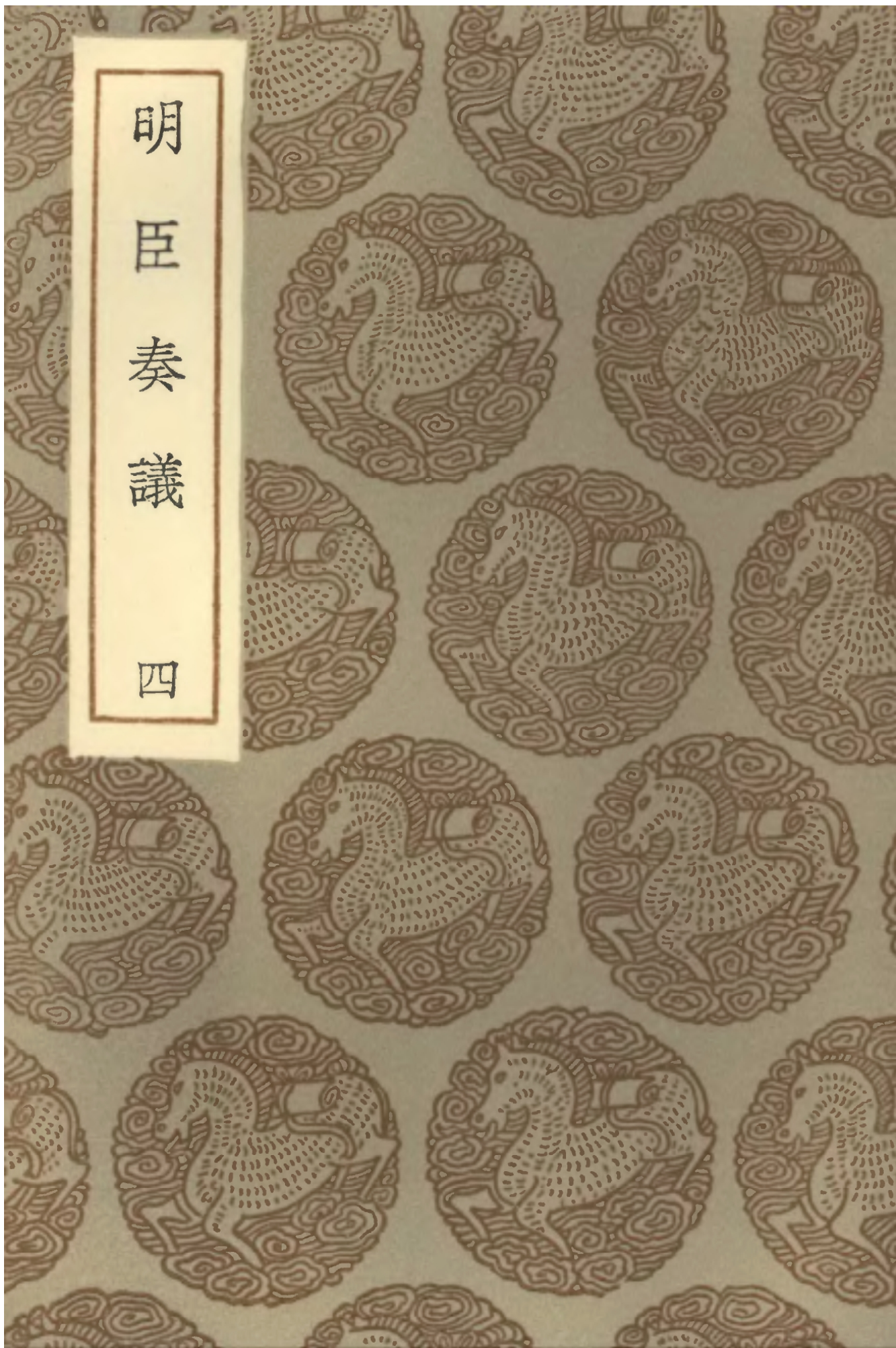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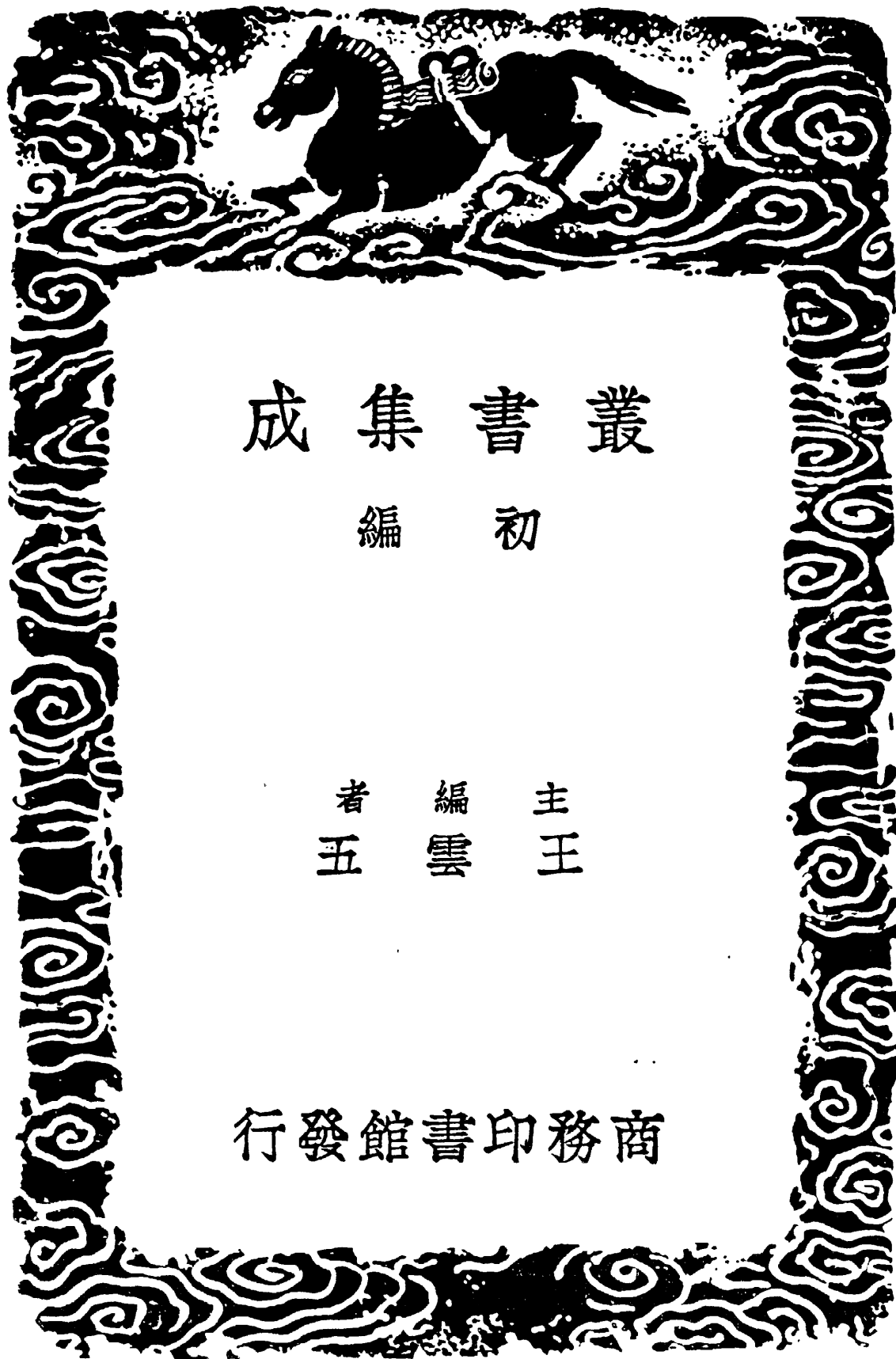


明臣奏議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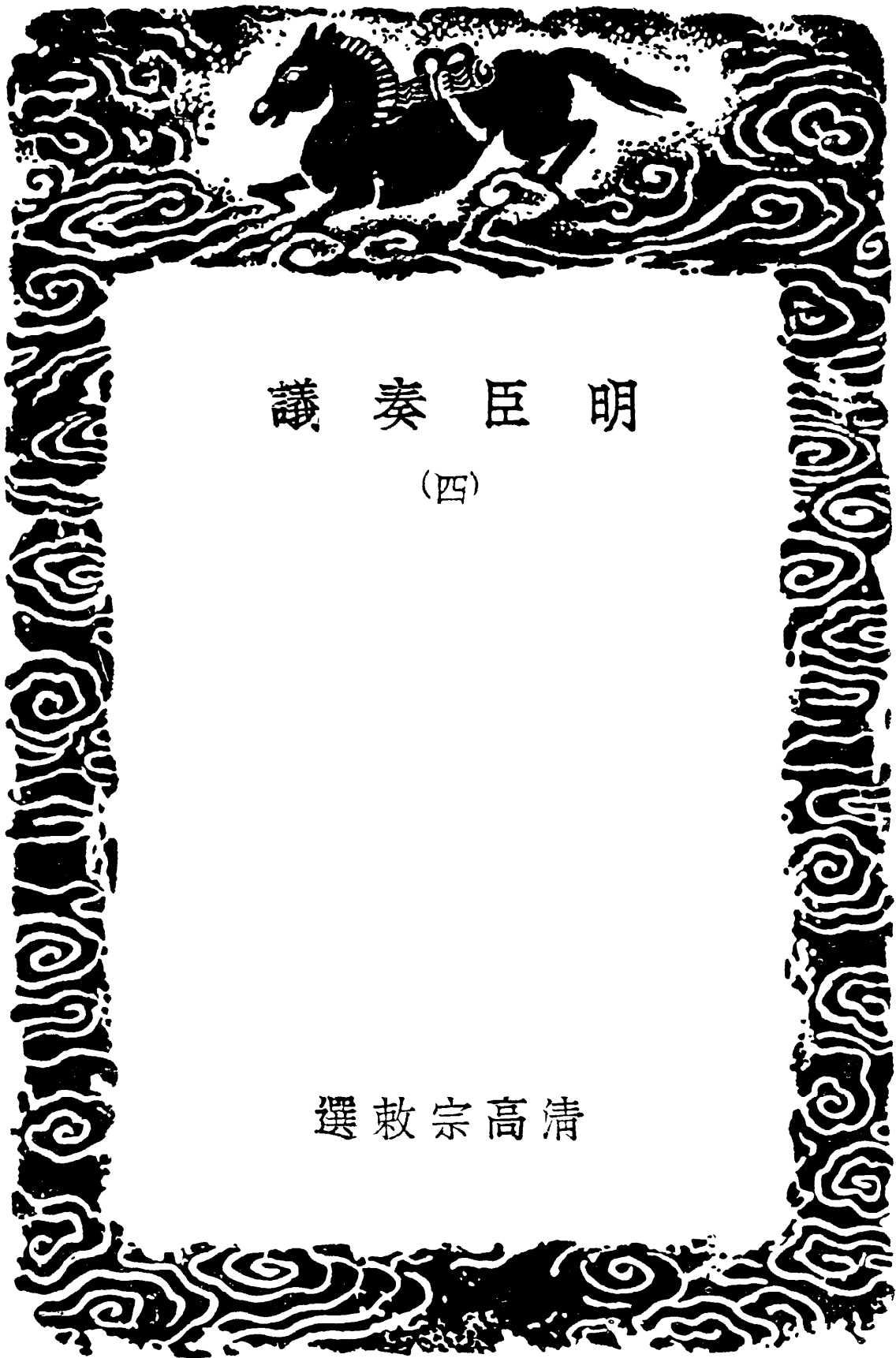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 臣 奏 議

(四)

清 高 宗 敕 選

明臣奏議卷十二

裁冗食節冗費奏 正德元年

臣等欽遵查理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一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預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餘萬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以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旨蠲免。歲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乃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豫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例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荆、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支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



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空。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卮。鄧木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應變制用。倉卒取盈。豈不難哉。臣等叨備任使。受恩深重。苟有分寸之補。敢辭犬馬之勞。但晝維夜籌。計無所出。將欲少徇乎人情。又恐致傷于國體。將欲取給于目前。又恐貽患于將來。或益少而損多。或害重而利微。輾轉憂思。如芒負背。臣等所以不敢輕爲之議者。蓋以此也。竊嘗上觀往古。下迄唐宋。遠揆先王之制。近觀祖宗之法。莫不以財貨量入爲節。以勤儉愛惜爲本。以侈靡妄費爲戒。蓋天之生財有限。而人之用物無窮。若不撙節于平日。何以克濟于臨時。然撙節之道。要末有不自君身始者。伏望陛下念天命之至重。荷祖業之至大。念民事之至艱。躬履儉約。爲天下先。乞將臣等議擬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乎轉嗇以爲豐。伸縮以爲贏。非徒濟一時之用。實以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惓惓憂惕仰望之至。除有禁例難行。及各官或另有條陳。聽戶部徑自覆奏外。今將臣等會議過事件。逐一開坐。上請定奪。一、裁革冗食。查得近奉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矣。但其間裁革尙有未盡者。亦有已蒙裁革。仍復夤緣。希圖照舊管事者。以致冗食如舊。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亟爲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乞敕下禮部。將光祿寺遞年科徵雞鵝等項廚料。通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阜囊爲帷。惜中人之產。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

富是其明效大驗也。邇者皇上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敕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等。不得衣羅段紵絲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懽欣稱頌。以爲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肇于此矣。蓋人君一身。實爲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行。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難。憂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履儉。崇尚節約。凡一銀一錢之微。皆爲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省無益之工。罷不急之用。仍乞敕司禮監御用等監。凡百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樸素。使度數不得增于前。而法制可永垂于後。再乞敕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桌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減革者。一一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聖意之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一裁革冗費。仰惟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料豆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卽所謂以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支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甚。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勳戚貴近。惠賚不貲。宴樂游賞。費出無算。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成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年累稱不敷。索取于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糧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倉進過銀不下三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

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會派廚料等項。俱勾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邊境爲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支給草料之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則供節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爲今之計。若不急爲裁節。年復一年。噬臍何及。合無敕令戶部。約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爲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用件。及王府寶冊等項。不得用金。非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制。不得纖毫浪費。及因事花銷。并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算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乞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會奉旨裁革者。悉從原旨。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後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祖宗之舊制。成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間事干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便。況國計盈縮。事例應否。一時計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奏入有旨。這本內所開事件。都准議行。

請辨忠佞疏 正德元年

劉玉

臣伏惟朝廷大事。凡治忽安危之所繫。爲臣子者。當効忠陳諫。豈可自諉泛遠。甘爲容默之理。臣待罪近畿。竊聞陛下近日。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伏思劉瑾等。佞倖小臣。凡其巧爲戲弄。不過博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爲損多矣。至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者也。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下弗察。顧不忍于彼。而忍于此。徇逸遊之樂。棄輔導之臣。違先帝付託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隳。不可不謹也。抑臣尤有深慮者。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旣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處乎。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寇盜日起。以陛下卽位之初。而天下之疲敝如此。正宜恐懼修省。克己從人。乃更厭老成而喜私昵。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旣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豈不殆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旣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羣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尤臣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陛下體天

歸與之重。念祖宗創造之艱。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等執下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仍責以輔導之任。其司禮近侍。悉簡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理治。如此則海宇乂安。皇圖永固。陛下壽同乎軒義。名齊乎堯舜。誠宗社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疏入。帝不納。

論誅太監李興伐木石疏 正德元年

周 璽

臣謹題爲誅極惡以謝祖宗。安陵寢以蕃聖嗣事。去歲先帝上賓。陛下特以陵寢事重。簡命內官監太監李興、新寧伯譚祐。工部左侍郎李璡。提督營造。軍夫匠役。出于營衛。百物價值。供于部廠。爲李興者。當追思先帝寵遇之隆。仰體陛下委託之重。竭力殫心。以祇承厥事。可也。奈何縱溝壑之欲。肆盜賊之謀。故將工部坐派柴薪。折價私貯。豫爲侵尅之計。而又縱使太監王瑞等。指麾下人。罔顧國禁。砍伐禁山樹木。數萬餘株。掘取禁山石片。數百餘丈。山林爲之赭赤。坑坎不計深闊。龍脈爲之損傷。秀氣爲之虧折。驚犯陵寢。得罪宗廟。此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怒者也。陛下赫然震怒。差官勘實。仍敕法司會問明白。具招覆奏。臣等謂陛下必念祖宗之體魄震驚。痛先帝之神靈未安。大彰天討。亟行顯戮。而乃因循未決。旬日之後。方欽奉聖旨。李興、王瑞、饒死。差人押發去南京孝陵神宮。監充淨軍種菜。譚祐、李璡。俱准擬。欽此。聖旨一下。人心驚疑。道路藉藉。謂陛下私近習之恩。忘祖宗之舊。將必有左右曲爲回護。而惑聖聰者。且謂近

歲南京守備太監蔣忠于孝陵南二十餘里山平開一路私便行走事發先帝以孝陵案山有傷龍脈恐致宗室有損遂擬于死當時豈無權倖貴近爲之營救者先帝不爲所惑聖斷不移卒死于獄今李興等所犯罪惡深重陛下縱自寬假獨不爲祖宗念爲子孫慮耶漢時有盜高廟玉杯者文帝欲置之族而張釋之固請棄市且曰盜玉杯者族有取長陵一抔土者何以加法乎蓋以盜杯罪止棄市而族誅之法宜加于盜取陵土者也釋之號稱執法豈欺文帝者李興等伐掘陵寢木石以十萬數比之抔土萬一不同使在漢時寧能免族誅之法卽民間葬地亦欲土脈膏潤草木茂盛又必封植毋容樵牧蓋以祖宗體魄所藏祖宗安則子孫亦安故禮載擇地之文律嚴發塚之禁庶民墳墓且慎重如此況陛下以四海爲家萬方爲土名山天設用爲祖宗列聖衣冠之藏固將福祚陛下以爲千萬億年之計也而李興等掘伐之慘至于如彼是雖剝屍萬段尙未足謝神人之怒而仰慰祖宗之靈陛下不卽加誅止令各充淨軍罪重罰輕誤亦甚矣臣等又惟李興荷累朝之任使憑先帝之寵眷大興營造剝軍削民累貲萬萬而貪欲不滿氣焰薰天而炙手可熱貴戚權倖多相交納左右近習皆其黨羽凡有爲回護解釋之言者是畏其威憑其勢而利其財賄者也何爲而輕聽之哉再照新寧伯譚祐侍郎李璫身爲大臣忘君黨惡跡其情狀厥罪惟均萬無可貸而法司止擬奏事不實徒罪臣謂李興譚祐李璫職銜並列于敕諭坐次同列于公衙文案同署號令同發事無大小罔不通知而謂照料不及皆由李興三尺之童亦不可誑其巡山官軍兩次捉獲擅伐活樹軍人到官李興不加禁治惟時二人果醉夢而不知覺耶抑病篤而不知省耶卽此

觀之。二人擬罪。當不在李興下。法司舍其重罪。擬以輕條。是亦回護二人而上欺朝廷者也。臣等伏願奮乾剛之斷。亟天討之誅。收回成命。將李興、王瑞、戮于市曹。告之宗廟。譚祐、李璡。縱不加誅。亦宜削爵放黜。以爲大臣欺罔之戒。亦乞且賜裁處。仍敕工部並欽天監。選取精通地理者。前去相視掘伐之處。可栽則栽。可培則培。可填補者填補。務使龍脈不虧。秀氣如舊。上以安祖宗列聖之靈。下以壽聖子神孫萬萬世之傳。臣等不勝爲國拳拳願望之至。疏入。帝不納。

論正失罰疏 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爲再申忠懇以正失罰事。臣等竊謂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父有失。子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冀其感悟。必改而後已。然則人君失罰其所當罰。而爲之臣者不能盡力救正而遽已焉。亦豈人臣事君不欺而犯之義哉。此臣等于李興之事。不敢以煩瀆爲嫌。必欲再三爲陛下陳之。冀其俯納也。夫李興、王瑞、砍伐皇陵樹木數萬株。而赭其山。鑿取禁山石片數百丈。而坑其地。譚祐、李璡。知情故縱。坐視不救。驚動陵寢。獲罪祖宗。陛下悉從輕典。不加誅竄。臣等已經論列。法司亦曾執奏。欲陛下仍置李興、王瑞。于法。而譚祐、李璡。重加貶黜。以爲人臣不忠之戒。陛下已降旨寢罷矣。及譚祐、李璡。自知公論難容。陳辭引退。陛下仍復降旨慰留之。臣等聞命。益加疑懼。以爲陛下聰明仁孝。敬天法祖。而斷此大獄。竊恐未厭衆心。難止羣議也。臣等節該伏覩英宗皇帝聖旨。于天壽山偷砍樹木。其該管軍衛有司人等。坐視不行。鈐

束論罪都該處死。及憲宗皇帝聖旨于鳳陽等處應禁山場伐樹取石。正犯處死。此蓋列聖防微杜漸之深意。以爲法令不嚴。人必輕犯。以震驚神靈。損傷龍脈。爲害不小。故孝宗皇帝復收之於例。與律並行。亦欲聖子神孫萬世繩繩也。今興等所盜。非一木一石之比。而其情罪。豈直坐視不救之倫。陛下皆宥其死。則自是而後。愚民有取禁山一木一石者。將誅之乎。則非宮府一體之謂。將欲宥之乎。則列聖之禁例。自此而不行。此李興王瑞之當照例處死無疑也。陛下何爲饒其死。而止令充淨軍乎。此臣等所未喻也。譚祐李璵。既奉敕一同提督。則興等侵盜之錢糧。工部所出入也。某何爲而不查考。伐取木石之軍士。總兵所管轄也。某何爲而不鈐束。今各知情故縱。黨惡蔽奸。正合坐視不行鈐束之例。且巡山人等。坐視不禁。罪猶處死。提督大臣。知情故縱。法安可容。況其招詞。既曰譚祐李璵。明知工部自有應用木柴。及砍伐禁山樹木例重。不合依阿不行勸阻禁約。是其情罪。止下李興一等耳。興等既當重治。而譚祐李璵。乃偃然復處大僚之列。豈公刑法之道乎。故臣等以祐璵之罪。任其事而不知。則爲失職。知其情而不舉。則爲奸邪。豈有奸邪失職之人。而復可以居大臣之位乎。此譚祐李璵之當罷爵奪職無疑也。陛下何爲薄其責。而不竄黜乎。亦臣等所未喻也。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杯者。廷尉請棄市。帝怒曰。非所以恭承宗廟也。唐高宗時。有誤斧昭陵一柏者。而當時坐免官。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誅之。今興等之罪。視之盜玉杯。傷一柏者。相去萬萬也。陛下皆從輕宥。是陛下以舜文之孝。而敬奉祖宗之心。反出於漢唐二君之下乎。臣等竊爲陛下惜也。夫陵寢者。列聖衣冠之藏。禁例者。列聖法令之寓。陛下繼列聖之大業。而廢列聖

之法令。列聖以四海之廣付陛下。而陛下不能庇其數十里之山陵。使播之天下。傳之後世。豈不爲聖德累乎。臣等備員言路。補過拾遺。乃其分也。彈劾奸邪。乃其職也。以聖明之朝。而有此奸邪。以陛下之聖。而有此失罰。臣等或緘默不言。或言之不行而遽止焉。則祖宗在天之靈。謂臣等爲有罪。天下後世。謂臣等爲失職。此臣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以盡芻蕘之說。伏乞陛下念祖宗之當重。思法令之當守。倚從法司之議。割恩正法。將李興、王瑞、仍行處死。而譚祐、李璉、亟加貶黜。庶情不蔽于左右。而法得行于貴近。列聖陵寢。自此而奠安。國家命脈。自此而益永。宗廟幸甚。社稷幸甚。天下亦幸甚。疏入。帝不納。

論內侍劉瑾等奸邪疏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爲糾治羣邪以正朝綱以隆聖治事。臣等猥以凡庸。待罪言路。靜思身計。非不知緘默足以自容。多言適以取禍。而受國委寄。食君廩祿。事有當言而不言。與事有可慮而不慮。將來大壞極弊。不可救藥。彼羣奸者。剉屍焚骨。固無辭矣。然而迷國誤上。臣等之罪。亦復何道。是以不避批鱗之諱。僭伸苦口之言。惟陛下曲赦其愚。而開懷俯納焉。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善政不聞。國事大變。凡古者縱欲敗度之事。踵而不疑。大臣瞻顧而不言。小官守位而不發。推原禍根。蓋左右羣奸惑亂之所致也。今中外切齒于數人者。而九重獨未覺悟。臣等不惜爲陛下言之。竊照司禮等監。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邱聚、張永、傅亨、羅祥等。或係先朝舊人。或經春宮任使。遭際已極。寵倖實深。當皇上嗣統之初。正國家多事之日。爲各

官者。自合小心恭謹。因事納忠。以救不逮。庶幾上報先帝。光輔新政。何乃各恃其技能工巧。言辭捷給。每早退朝。輒引聖駕。或泛海子。或遊南城。或縱騎射。或放鷹犬。或盛排筵席而酣飲。或搬做雜劇以縱觀。或進新聲以逞奇。或獻果核以乞賞。凡所以蠱惑心志。變移性習者。蓋無所不用其計。近日來多以耳目玩好爲娛。而經史不暇究。以宴安沈湎爲事。而政務不及理。或起居無常。或動息失養。或賞以喜僭。而內帑財帛。用如泥沙。或恩由濫與。而蟒龍玉帶。施及童稚。或成命已行而復改。或詔書已出而竟違。貴倖傾朝。奸諛得志。老成擯而不用。公道鬱而不行。聰明則日蔽于上。弊政則日滋于下。目前凡百。無一當人心而協輿論者。陛下試思此等舉措。果斷自聖心者耶。抑此數人者。誤賺而成此也。痛哭流涕。賈誼尙施于漢文之世。而今日事勢。特甚于彼。臣奈何而忍緘默耶。且如四十萬之銀。庫藏已竭。假婚禮爲由。必欲取盈。五七歲之童。乳臭未除。以勇士爲名。必欲收用。織造停免矣。而又啓織造。傳奉查革矣。而又開傳奉。鹽法方差官整理。而崔杲又奉帶鹽引。地土方差官清查。而張永又奏討地土。凡朝廷之大計。軍旅之重事。國家所恃以爲安危強弱者。此曹皆縱情恣意。撓亂阻敗而不恤。尙安顧其他哉。臺諫雖交章抗論。該部雖再三執奏。從者無一二。不從者恒八九。甚則指摘差訛。隨加責罰。臣等以千言而不足。彼以一言而有餘。則是壞祖宗之家法。傷廟堂之治化。累陛下之初政。釀天下之禍亂。非此數人。將誰諉哉。只今各處旱乾水溢。民窮盜起。財用困于內。盜賊肆于外。今歲孳飛流。明年日食歲首。凡此皆災異之大。聖心所當儆畏者也。其尤可憂者。往年雷震奉天殿鳴吻。未幾而有土木之變。今夏雷擊奉天殿鳴吻。其應將何如哉。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固欲修省。祇行祭告。是徒事虛文。罔修實德。實自誣耳。何足回天變而安人心也哉。夫天變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此古昔有國者之所深忌。今日之勢。不幸類此。陛下豈可盡謂天下無事。日與此輩施施然安于不職也哉。外議洶洶。萬口一談。皆此數人者。壞陛下繼述之孝。而引之于有過之內。他日根蒂已牢。禍階已成。則事無及矣。伏望念祖宗艱難之業。察愚臣犬馬之忠。乞敕錦衣衛。將此數人。拏送法司。明正典刑。或肆諸市朝。或迸之遠裔。告謝天下。然後治臣多言之罪。以謝此曹。仍乞陛下自今講學親賢。修身遠佞。早朝晏罷。節用裕民。各項弊政。憫念時艱。悉從該部議處。俯賜俞允。如此則國典自正。國是自明。天人之憤懣。陰陽之氣和。災沴自消。瑞應自至。天下自太平矣。臣不勝迫切忠懇之至。

疏入。帝不納。

劾劉瑾疏 正德元年

蔣 欽

臣竊思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忿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然臣思畎畝猶不忘君。況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于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爲腹心也。給事中劉范。指陛下闇于用人。昏于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于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于前後。是不

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爲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嘆之聲。動徹天地。陛下顧懵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尙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乞卽臣所奏垂聽察焉。

疏入。杖三十。繫獄。

再劾劉瑾疏正德元年

蔣 欽

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臣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于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

疏入。復杖三十。欽遂卒于獄。

劾太監馬永成等疏正德元年

陸 崑

臣竊見自古奸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母

自勤約。宜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頤然望治。乃未幾寵幸奄寺。顛覆典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遊。上干天和。災祲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祁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訴之無路。昨日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可姿情縱欲而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宏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悅從。巽順退託。自爲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輩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天下幸甚。疏入。逮下詔獄。杖三十。除名。

器使將才以修戎務疏正德二年

楊一清

臣惟三軍之命實繫于將。而戰守之將其用亦各不同。今之參將分疆畫地。各守一隅。所謂守將。遇警固未嘗廢戰。而其用則先于守。今之遊擊隨敵聲勢往來策應。所謂戰將。所至固未嘗無守。而其用則專于戰。守將之務修車馬。備器械。據要害。固封守。明斥候。謹禁防。敵至而先爲之備。不必求取戰功。求無所失而已。若遊擊之官披歷荆榛。眠宿霜露。非身先士卒。不足以鼓勇齊力。非躬冒矢石。則不能解圍潰堅。雖謀勇貴乎兼濟。而常以勇爲主。是二者固未有不相通。而目前之用。則先其所急。竊見分守延綏東路右

參將都指揮僉事時源。性資果敢。膽氣猛厲。慣經戰陣。驍勇著聞。今分守一方。雖亦未嘗廢事。使當遊擊之任。衝鋒破敵。是其所長。延綏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戴欽。性資明爽。才識疏通。曉暢邊情。熟嫻戎務。今爲遊擊。非無可取。若居分守。其所建立。必有過人。且人才難得。用違其長。雖能者無以自見。隨才器使。則天下無不可用之人。況延綏慣戰精銳之兵。東西應援。必得驍將領之。而神木孤山一帶營堡。密邇河套。敵人遇冬。首先窺伺。分守得人。有不戰自屈之勢。乞將時源改充遊擊將軍。戴欽改任分守參將。此二者。易地而居。各當其才。戰守之寄。兩有所託。待其勞效顯著。主副將官之基。未必不由于此。疏入。得旨。兵部知道。

劾宦官疏正德二年

韓文

臣伏念人主以辨奸爲明。大臣以犯顏爲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于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于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高鳳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嫖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竊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

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菹醢。何益于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恩。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疏入。帝不納。

論誅大逆疏 正德二年

周璽

臣謹題爲誅大逆以彰天討事。嘗聞挾無將之心者。有誅無赦。逐亂賊之黨者。讐不共天。竊見司禮監太監劉瑾。專權擅政。蠹國殃民。抑且私意妄干。潛謀不軌。臣儻知而不言。一旦逆謀果肆。雖與之同科。亦難追緘默之罪矣。故敢昧死上聞。伏惟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陛下之臣工。祖宗之臣工。瑾敢擅作威福。于各衙門大小官員。每每尋事陷害打死。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卽行枷號充軍。如薛堂、王岳之死。尤爲慘毒。夫二三羣工。糾察奸邪。所以共保社稷也。乃敢恣意殘蹴。略無忌憚。豈惟全驅保命之臣。畏之如虎。卽矯矯素著者。亦將惕于烈燄而杜口矣。指鹿之奸。復見今日。彼一切不法等情。誰肯蹈湯火。冒白刃。爲陛

下言耶。甚至差委指揮楊玉等。管事害人。不時差出府司州縣。訪察官員賢否。所過地方。重遭擾害。一時百姓。如罹荼毒。冤號之聲。徹于遠近。臣嘗奉使道經寧夏。百姓遮訴。至不得行。所在有司。不敢訶問。間有一二慙慙之輩。潛入其黨。反假聲勢。助之牙爪。是專權之瑾一。而附權之瑾百。往往至于激變。嗟嗟小民。安能叩九關。見天子哉。近又夤緣掌管本監印事。權勢益重。內外百寮。一應章奏。不與各官計較。不與內閣相干。一一抽回私宅。與孫聰、張文冕等。捏寫旨意。屢更屢變。是非混淆。時常分付吏兵工部陞遷。先于己處允行。方許奏請。內有今日陞職。明日黜退。賄賂一通。隨即起用。夫鬻爵賣官。此漢唐季主所爲。而瑾敢盜弄大權。至于如此。天下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此瑾之假勢張威。負罪滔天者也。近又招引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出入監中。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意圖度。至有臣子所不忍言者。蓋因見財貨充盈。及勢焰張大。故輒起異心。臣既知之。不敢不言。又訪得于本年四月。密令心腹牛昭、潘某等。暗造衣甲牌面千有餘副。弓弩五百餘張。潛匿私宅。夫春秋之誼。家不藏甲。瑾之逆謀。尤爲彰著。已經河南道御史蔣欽等劾之。陛下不惟不問。反坐之罪。果出自聖斷。以爲此等欺誑耶。抑瑾之矯命恣行。箝言者口耶。夫大奸起于下。而忠言壅于上。有識者莫不爲陛下危。而陛下處之竟若此。不幾養虎貽患。胎變稔禍耶。臣思祖宗來豈無權奸。豈無邪黨。而大逆不道。無如瑾比。陛下卽過欲狎昵。當如宗廟社稷何。臣待罪言路。素性愚戇。每憤及此。誓不共天。故區區之心。惟願陛下擴日月之照。奮雷霆之威。卽將臣瑾俱下法司。面相勘問。如果臣言不謬。乞斬劉瑾以謝天下。復斬臣首以謝劉瑾。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明臣奏議 卷十二
疏入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十三

舉糾漕運官狀正德五年

邵寶

臣謹題爲奉命催餉糧船舉大義以糾運官事。查得本年九月初五日濟寧州地方被大夥流賊燒燬糧船。臣仰思國計不勝驚惕。除具題處置外。參看得漕運官軍值此流賊有不能不避之勢。有不容不敵之義。有不當不用之法。有不可不體之情。必酌于此而行之。此朝廷不得不舉之事。臣愚不敢不言之職也。蓋此賊嘯聚人衆。馳突數千里內。攻城掠野。莫有撓其鋒者。顧此運軍固非其敵。此所謂不能不避之勢也。但軍至十萬之衆。既有都御史總兵參將爲統制。又有把總都指揮等官分領之。又有指揮千百戶等官管押之。大小相承。居則有衛。行則有次。導前距後。儼然行師之規。爲各官者。儋爵食祿。孰無是分。尊君親上。孰無是心。死衆死制。孰無是責。此所謂不容不敵之義也。今或圖便以先。或偷安而後。遂致卒伍乖方。紀律失序。軍不足道。未聞何官以智而全。何官以勇而傷。何官以義而死。慌忙披靡。實與建置軍運之初意不副。即今山東等處被賊攻圍失事地方。自府州縣至守巡兵備巡撫等官。現蒙差官查勘論罪。臣愚竊謂漕運都御史總兵參將體同巡撫。把總都指揮等官體同藩臬。指揮千百戶等官體同守令。以此較彼。其罪惟均。倘以力之不敵。縱而不問。則何所懲以爲他日責成之地哉。此所謂不當不用之法也。然各處兌運軍船到遲則罪在軍。民糧納遲則罪在民。若水旱災傷。奏報失時。以致派豁相戾。則罪在有司。

官吏向者漕運衙門。雖經議准立法稽查。緣地遠時促。卒之罪無可歸。人不知警。況各處衛所。軍無完伍。船無完具。料無完價。口無完糧。身無完衣。棄遠父母妻子。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加以繁科重斂。叢于一身。如此而責其死力。可乎。此所謂不可不體之情也。臣待罪計司。奉命督運。惟茲事關朝廷。竊有所見。不敢不言。如蒙敕部院大臣詳議其是。行移新任總督將把總等官。逐一查勘職名。并失事實跡。明白的確。照例于運事畢日。拏問治罪。總兵參將任大責重。亦合請命行法。庶幾分義昭明。政令振肅。自是厥後。雖有玩心。不敢復作。仍敕本部。每年例差監兌官員。務選精練之人。令其親詣各水次。從實查勘。除依限交兌外。若有遲誤者。必根究所由。或在軍。或在民。或在官吏。指實參奏。係軍職。行漕運衙門。係民職。行各該巡按御史提問。如律照例發落。不許視為泛常。苟且塞責。其軍伍船料衣糧缺少。及一應科斂宿弊。明詔各該衙門速為處置。嚴加禁約。使上下相安。遷善遠罪。漸復漕規之舊。天下幸甚。

奏入。帝從之。

獻納愚忠疏 正德六年

羅欽順

臣惟事君之義。以獻納為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一曰修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惟天佑於一德。竊嘗仰窺天意。其眷佑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蓄謀雖深。而太監張永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陛下既以褒賞功臣。延其後嗣。獨不思所以奉答天眷。以祈永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增修其德而已。夫孝奉九廟。敬事兩宮。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修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

遊宴盛德高於千古。天眷申於萬年。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祖宗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已而又臨內朝。司禮監等衙門亦以次奏事。皆有定規。臣嘗伏讀高皇帝詔旨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又嘗伏讀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榷。臣惟此皆陛下家法。所當率而行之者也。奈何近年以來。視朝愈簡。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務糾紛。未遑盡理。流傳四遠。虧損實多。臣愚伏願陛下常以昧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職役者。皆得以盡疊疊之勤。於昭昭之際。而事無不康。朝集之員。蠻方之長。當見辭者。皆相與瞻穆穆之容。於蒼蒼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決。大政未安。卽乞如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榷。憂勤惕厲之心。果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疆矣。三曰作士氣。頃者賊瑾盜權。擅作威福。毒痛四海。不忍究言。在朝臣工。孰無知覺。曾弗能抗。已愧於心。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爲羽翼之助。臣不知後人之視今日。其猶以爲國有人乎。否耶。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舉錯爲先。蓋凡爲賊瑾挾私懷忿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或遺。凡爲賊瑾超遷累擢而委任之者。大抵多邪佞之徒也。曩雖節次誅鋤。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之日。實世道轉移之機。伏願陛下參考羣言。勿爲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眚棄大善。勿以微勞貫大奸。伸阨窮。斥朋比。退讒諂。進剛方。意嚮旣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倚仗之人。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

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於時。易貴通其變。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相爲終始。至於剛柔之用。損益之權。理須隨時。勢難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如洪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捐交趾。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爲吏。至長子孫。祖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於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卽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卽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卽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卽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則後之久任。皆謂當然。超於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貫以升。自西徂東。倏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端。奮勵有爲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以坐待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乎。臣愚以爲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眞才。省遞遷。隆久任。以爲陛下分憂共理。惟陛下主張於上。則大臣有以奉行於下矣。此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京城內外至山東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羣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村落。殺擄人民。朝廷節嘗慎擇文武大臣。俾其分頭招捕。或點集民壯。或摘撥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耶。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

賞士不往。夏書亦云。威克厥愛。允濟。今大臣雖奉敕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勇力超羣。敢於殺賊。及機謀深密。堪以爲問者。數金之賞。又不足以易其一死。欲以重賞購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劫掠無餘。安危所關。變在呼吸。始謀不善。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查抄賊瑾家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爲賊瑾囊篋之實。民之爲盜。固其所也。夫盜起由財之聚。則財散而盜可平。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爲陛下願也。陛下幸聽臣言。乞於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錢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爲購賞之資。仍乞假以便宜之權。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無不用命。間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夫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蓋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徂流。纔得其四。伏乞以前二事躬行於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請施行。誠致察於邇言。必廣求乎衆論。盡聞天下之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致太平。實由於此。疏入。帝不納。

議邊軍入衛疏 正德七年

李東陽

臣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屯戍邊陲。每歲春秋番換。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傲睨軍民。蔑視

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違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猝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各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伏望博采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之福也疏入帝不納

地方利害疏 正德九年

胡世寧

臣竊惟盜賊之興卽當撲滅若其既久而多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盡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強盛之時下令勃海諸持田器者爲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自古招撫之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若令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江西之賊華林瑪礪剿散無餘東鄉遺黨尙及千人姚源或云三倍其數其他尙有贛州舊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於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觀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旣憤其首惡之陷己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

隱匿。其在姚源者。舊雖聽招。不曾流叛。近於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彼則始憂濫及。而有觀望之罪。後求自雪。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剿之大略也。有言當撫者曰。彼既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於前過惡。永不追究。後或再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之刑。不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爲之奈何。有言當剿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誘。浮言既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激之終不爲變哉。變則招撫之人。獨罪難當矣。固不若剿。則成敗利鈍。與衆共之。地方之禍。自彼地方使然也。於我何咎。此則撫剿二策。未有定見之情弊也。如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卽此三言而事定矣。朝廷憫念地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羣臣功罪。臣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目繁多。文案堆積。巡閱難遍於鄉邑。採訪或謬於傳聞。又況忠臣或遠或去。而又恥於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於媒蘖。雖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未免有傷公正之體。致負忠義之心。若前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勘報。以定撫剿畫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息耳。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羣臣會議於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剿。計畫萬全。則天下幸甚。疏入。帝命下兵部議行。

請戒諭寧藩疏正德九年

胡世寧

臣竊惟江西之盜。剿撫二說相持。其實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剿。如是而已。顧江西之患。有不止於盜賊者。伏見寧府自賄劉瑾復衛兵以來。威勢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廬地。採辦擾旁郡。蹂藉徧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鄉士有識士夫會議。或於現在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員。或另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員。前來地方。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於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剿。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至於光棍害人。奸貪怠政等事。悉聽禁革。其於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而江西三司以下政務。聽令各官照常自行。若有事情重大。應合奏請者。奏聞朝廷。區處不許該府干預。更宜嚴戢下人。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內臣軍校等項。擅出外府生事者。悉令取還。再有稔惡不悛。及額外投充者。聽令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敕鎮撫以下官員。俱要查照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事例。或遇王府發出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矣。臣不勝激切願望之至。疏入。下部議。尙書陸完覆奏。違制擾民。疑出僞託。宜令王約束之。得旨報可。

時政疏 正德九年

張原

臣無似。誤蒙聖恩。擢居言路。日月云踰。涓埃莫報。竊惟以言爲職。以諫爲名。上自朝廷。遠及邊陲。政事得失。生民利害。舉所當言。卽言不盡中。猶愈無言也。臣觀今天下之事。弊緣法久。事以時殊。博訪熟思。有慨於中。激切之誠。莫能自己。粵稽往古之道。載考祖宗之法。爰及今時之弊。因酌政治之宜。謹條爲十二事。言雖鄙俚。事皆切實。迹若淺近。效實恢宏。千慮一得。輒用進呈。伏望陛下。逐事覽擇。留意施行。至於臣之愚昧。不知忌諱。指斥時事。言雖直戇。心實靡他。更乞曲賜優容。不加譴斥。以開忠諫之路。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一曰正守令。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知守令最爲親民。得其人則政平訟理。萬民樂生。非其人則刑繁政陂。民多愁歎。然其幹旋之機。顧人主激勸如何耳。漢宣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卽徵入用之。唐太宗疏刺史縣令之名於屏風。注其政跡於下。以備黜陟。我英宗皇帝亦嘗因天下諸司朝覲。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賜以衣服。褚幣筵宴。是皆幹旋激勸之道也。今之守令。固有端靖慈祥之士。亦多關茸污賤之流。大肆貪饕。過逞酷鷲。諂諛成風。拜塵乞幸。請託終日。跂足待遷。發謀舉事。皆爲身謀。若是者十常八九。然來朝之時。陛下賜宴賜幣。每行賞格。而卒未見士風之變。吏治之精。臣以爲考察之責。繫於御史。御史職分於訟獄之繁。力限於地域之廣。其不能精其事。有由也。伏望陛下。於三載考察之外。更遣周歲巡行之使。官如御史。職專訪廉。令博采輿論之公。不據一人之見。如其賢者。不俟來朝。卽加褒賜。如漢郭賀故事。遇有貪酷之人。不拘考察年限。卽奏罷黜。其穢聲著甚者。又當破除常調。大加顯

罰用爲衆戒。以安民生。二曰擇將帥。臣聞將者三軍之司命。繫國之安危。古者築壇而拜。告廟而授。推轂而遣。分閫而治。蓋重其事。慎擇其人也。我太祖皇帝奮起東南。混一海宇。雖曰天授。而諸將之功實多。當時命將。必先選於稠人。觀於燕閒。審其器識。量其勇謀。而後遣之。今之爲將者。多執綺貴胄子弟。平居意氣軒昂。漫以戰陣自許。及應敵臨戰。遽爾怖懼。或逗留玩寇。或退縮債軍。況其平日。威不足以服三邊。恩未能以綏士卒。韜略未聞。智勇安在。非徒無益兵事。抑且有損國威。且世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而其論將之五德。曰智、信、仁、勇、嚴。不識今之將。有一於此乎。無古人一略而濫膺將寄。臣實寒心。伏望陛下廣爲蒐羅。慎加簡察。武舉之外。別置貢舉科條。考察之餘。再立采訪官使。不惑於阿大夫之譽言。日至不執於趙奢子之大言。無實戰陣屢經者。始授之節鉞。不限於邊鄙之遠人。智勇著譽者。方寄之藩閫。不昵於左右之嬖倖。庶幾蒐羅得人。邊陲有備。三曰理刑獄。臣聞治天下以政爲治具。以刑爲政輔。刑以輔政。而後奸慝懲。暴亂息矣。此古之降典者。又有待於折民之刑。而政刑二者。所以不可偏廢也。書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蓋能慎用刑。則仁恩孚洽。足以培固國本。是持法者又不可不慎也。漢唐之初。立法甚善。其後巧文深智。酷鷲鍛鍊之徒。耗散國脈。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惟太宗每決重辟。必令三覆五奏。減膳撤樂。誠知人命至重。而敬慎之也。我太祖皇帝當草昧之初。卽留心於刑獄。刪定律令。昭示章程。告戒丁寧。輒輒不已。嘗曰用法不當。則無辜受害。又曰刑得其當。則民無冤抑。又嘗因讞獄淹滯。廷責輔臣。蓋垂畫一之法。存欽恤之心也。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弊政弛。治獄之吏。率不任法。貪墨自恣。賄賂成市。輕重在

手喜怒任情。或二人同事而異罪。或二人同罪而異罰。或一獄而梏滯者十餘年。或一事而株連者百餘輩。舞智弄法。深詆巧文。雖陛下時下湔滌之詔。敬慎之言。殆亦彌文而已。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者也。今天下之法如此。陛下以爲公乎。法旣不公。而欲天下之治得乎。伏望明敕法司。申嚴成憲。以大明律令爲聖祖之所詳定者。遵用而不違。以現行事例爲廷臣之所集議者。參考而不失。內外一律。不以輕重自恣。大小稱情。不以喜怒自任。讞訊明允。俾無株連之冤。決遣以時。使無梏滯之枉。陛下亦宜篤示大信。敬守祖法。曲赦不行。視宮中府中於一體。欽恤懇至。謹三覆五覆於崇朝。庶幾刑罰以清。奸宄以息。五教以弼。四民以安。四曰汰冗食。臣聞洪範八政。食貨爲首。孔子論政。足食爲先。聖帝明王。未有不以此爲急也。自非旱乾水溢。霜隕雹擊。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自足以供一歲之用。古者立化一之法。以制其取。較五穀之入。以制其用。建百官之秩。以制其食。他如府史胥徒之類。亦必量功稱事。初無糜費。因事置人。略無冗員。是以費用省約。公私優裕。我太祖皇帝旣酌天下地里。建置官吏。復因內府衙門。置設工役。官有定員。不至冗雜。工有定數。罔有濫侈。今國家之用。率多取辦於東南。然而旱乾水溢。霜隕雹擊。以爲天災地歉者。旣無寧歲。抑且貪饕朘剝。漁奪蠶食。以爲民害物蠹者。復無餘利。則食之所生。其源已病矣。加以都畿之內。耗食者衆。巧計投充。而趨辦月錢。恣意影射。而假食月糧。一方之內。氓隸匠卒。無不食祿之家。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無不給粟之人。夫趨辦月錢。則利歸官府。假食月糧。則害及廩庾。況月錢之辦。僅費月糧十分之二三。則民之所以競趨於彼者。固其所也。是以供辦之夫。數倍往昔。而徵求之名。盡越法制。物

力如之何不絀哉。伏望陛下從國初清明之制。洗近年積習之弊。嚴立法禁。大加簡閱。內外官員係因事建置。勢不可無者。姑仍其舊。若事在得已。職涉冗繁者。一切罷革。又各色匠作及勇士力士校尉人等。凡近年巧計投充者。盡爲裁黜。其有占悵影射者。亦必從法究治。以杜其弊。庶幾漕粟充羨。國計可舒。五曰省征斂。臣聞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太宰以九賦斂財。大府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府爲掌財之官。漢景帝時。民每三十而稅一。唐高祖令租庸調之外。不得積有調斂。我太祖皇帝嘗曰。歲賦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漁剝削。皆原於此。又嘗因四方進貢而卻之。以爲四方之物。皆民之財。斂萬民之財。以爲彼一身之利。制自今其毋復獻。是知民不可貧。漸不可長。而希寵生事者。宜有以塞其源也。今天下征斂日新。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宜財用之多也。然一舉事而掌國計者輒至告乏。何哉。民貧故也。民之所以貧者有二。一由守令之貪殘。一由守臣之進貢。國家近年均需雜輸。層見疊出。率十倍於舊制。而皆取辦於守令。守令之貪殘者。且假託以自殖。而又十倍於上供。此民之所以貧者一也。至若守臣進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巧立名目。競出新奇。恣意逢迎。以爲孝順。彼豈肯舍己之財。以盡己之忠哉。不過取於民耳。取於民者有數十倍。而供於上者纔一二分。虎狼之暴。莫可桎制。谿壑之欲。無有止極。此民之所以貧者二也。伏望陛下禁守令之貪殘。而一毫不許擅取。止守臣之暴斂。而一物不許擅進。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務使斂之有定賦。用之有定數。掌之有定員。貢之有定制。法外之征。不加之民。無名之貢。不入於上。庶幾民財不匱。民心不失。六曰慎

工作。臣聞古稱善治者。必曰不盡民之力。蓋匹夫之家。上父母。下妻子。嗷嗷數口。待一人而食。苟使之終日勤役。而不得經營口食。則彼父母妻子之養。何所取給哉。況軍士隸名尺籍。實爲防禦。而京營之設。又所以衛王室以備緩急者也。顧可使之勤勞工作以索其力哉。平居無事。旣索其力。倉卒有事。復欲其捐軀殞命。以効一旦之用。非惟法制不宜。抑且人情不堪。昔者漢文帝欲作露臺。旣召匠計直而復已。唐太宗欲修洛陽宮。已下詔發卒而復罷。我太祖皇帝嘗指宮中隙地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樂。但恐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大哉王言。萬世攸仰。今都城內外。工作繁興。起撥軍夫。動以千計。雖非急務。一概舉行。事可因仍。皆務改作。計其工程。或期月可辦。而恣其怠緩。嘗至終歲而不休。徒事因循。耽延歲月。假爲督理。大肆誅求。做工者能幾人。而縱放者率已過半。上工者能幾日。而停止者又或歷時。虛名有在。實效無徵。利入私門。怨歸公室。況今內殿營建在邇。工程浩大。力役重繁。使不豫爲培養。何堪臨事動煩。伏望陛下俯頒渙汗。申敕所司。養銳節勞。坐待重役。合謀併力。動應大工。將現今大小工作。一切停止。內外人役。舉皆免放。庶幾民有餘力。樂於趨事。讒慝不作。謳誦聿興。七曰恤士卒。臣聞樂生惡死者。人之情也。今驅無罪之人。使之披堅荷戈。以蹈必死之地。而樂於進趨。勇於敵愾者。豈其情哉。惟上之人加意於存恤。使平昔遂其飽煖安逸之願。而無倚矛脫巾之怨。而後可耳。苟或勞役而不肯節其力。腴剝而不能體其心。怨讎聿興。戰禦喪氣。深可畏也。昔魏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趙李牧居代鴈門。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以享士。邊士日得賞賜。

而不用。皆願一戰。故能克敵禦侮。所在成功。我太祖皇帝躬臨戰陣。備知艱苦。屢頒詔旨。恒切注意。嘗因天寒。念沿邊將士。加給衣帛。又制優恤軍屬之律。申剋減衣糧之禁。恩至渥也。今境內之卒。旣疲於道路之奔涉。而屯邊之卒。又困於差役之繁重。兼且統領將佐。百計征科。巧立名目。下及芻薪。肆行朘剝。至窮髓血。月糧雖給。曾未得升斗以贍私。上下誅求。又旁及餘丁。以輸辦一家數口。迄無閒人。一身百工。都無餘力。人人無更生之樂。懷終歲之憂。夫平時愛養。旣不能得其歡心。則臨敵禦侮。安可望其死力哉。伏望陛下申明舊章。嚴立約束。務使統領將佐。不敢貪殘。軍伍士卒。得受實惠。有玩法自殖。稔惡不悛者。寘於重法。用爲千百之戒。初不以內外大小。異法殊科。庶幾萬衆如挾纊之和。邊陲有踴躍之樂。勇氣倍增。戰禦無失。八曰明賞罰。臣聞賞罰者。人主勵世之大權。不可不昭大信於天下也。蓋由賞當其功。則不惟有功者知所勸。而天下之人亦將汲汲焉圖効力以立功。罰當其罪。則不惟有罪者知所懲。而天下之人亦將惴惴焉圖自修以免罪。是故操此大權。昭示大信。其賞也。因天下之善而後賞。罰也。因天下之惡而後罰。故紀綱振立。政事修舉。人心淬礪。治功可成也。昔漢張裔稱諸葛亮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唐裴度亦以藩鎮底平。爲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而致然。我太祖皇帝嘗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皆不足懲勸。至哉斯言。誠治天下之龜鑑也。今天下好惡不公。賞罰不信。或無功而受賞。或有罪而不罰。或旣罰而復免。或旣賞而復加。庸才薦登。率又賜玉。微功莫効。輒爾封侯。恩或濫及於年資。賞或妄加於

閱閱希圖傳奉。習生徼倖之心。請託乞恩。大啓覬覦之念。政體廢弛。權柄下移。載稽邊功。其舛尤甚。足不出門庭。率寄名而受賞。身未經戰陣。多迎合以奏功。捐生禦敵者。或未沾恩。臨機畏縮者。或至脫禍。功差六級。古法不免謫官。覆至全軍。今則縱其贖過。虛張謬報。率欲冒功。深自匿藏。全無實覈。士卒由之解體。邊寇因之陸梁。似此弊端。殆難盡數。伏望陛下申示章程。大張乾斷。精明賞罰。實覈功勤。凡所施行。必布公道。賞不令其倖得。罰不致其倖免。其或左右近習之人。閱閱權勢之輩。沮公撓法。背理任情。請託夤緣。肆無忌憚者。皆聽所司執奏。或已經聖旨俞允。雖有成命者。亦聽科道參駁。皆付法司究懲。庶幾公道昭明。國是有定。九曰親大臣。臣聞君者。臣之元首。臣者君之股肱。況大臣者。又人君之所遴選甄拔。置諸左右。以資輔弼。啓沃尤非羣臣比也。既將以爲輔弼。啓沃之資。而堂陛森嚴。限乎尊卑之分。法制繁密。沮乎情意之孚。甚至廟堂大計。雖付外廷雜議者。亦皆承示意旨。徒縻虛名。而不使可否於其間。則向之遴選甄拔者。豈徒隆之以虛禮。縻之以高爵而已哉。唐虞之世。君臣相與一堂之上。都兪吁咈。喜起賡歌。唐制天子燕見大臣。開延英殿。從容坐論。移刻乃退。宋仁宗召大臣於天章閣。賜坐給札。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我太祖皇帝及列聖皇帝。正朝之外。亦率於便殿不時召問燕語。或究機務得失之故。或察閭閻幽隱之情。當時諸臣。以爲榮遇。各有紀述可考也。其後時事漸異。禮意寢衰。形迹闊略。日以睽廢。弘治年間。我孝宗皇帝因言官建白。亦嘗舉而行焉。故當時政務修舉。刑賞昭明。海宇乂安。治化休美。伏望陛下崇信老成。優禮耆宿。每遇閒燕。特賜召延。脫略儀文。外棄形迹。從容賜坐。款曲晤言。講論經書。旁及民隱。商摧

機務博究事情。可否之言。出口入耳。密勿之計。彼感此孚。務使上下之情兩達。內外之事周知。庶幾老成之臣。曲盡忠悃。天縱之質。益進聰明。而一德可成。庶績咸熙矣。十曰開言路。臣聞主聖臣直。古有是言。主非聖不能容臣之直。臣非直不足見主之聖。故君以降志受言爲德。臣以犯顏敢諫爲忠。彼此相須。上下相濟。而後天下可理也。朝廷設臺諫之官。而名爲耳目之司。所以廣九重之見聞。益一人之心思。使天下萬事。未易周悉者。於此可悉也。苟循默緘晦。不能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隳廢。此爲不忠之臣。不忠之臣。誅無赦。抑或人主驕愎自賢。不容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隳廢。是自壅蔽其耳目也。昔漢文帝於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羣臣袁盎等勸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唐太宗於上書言事者。皆黏之屋壁。出入省覽。我太祖皇帝臨御之初。每導羣臣使之盡言。進投疏奏。無不盡覽。言或可采。輒賜褒嘉。欣然改從。初無繫吝。蓋卽成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之心也。故當時治化之盛。與三代同之。今天下政事之興革。人才之用舍。大有可言者。而人亦未嘗不言之。然或略而不詳。迂而不切。陛下一皆優容聽納。無所咈戾。甚盛心也。但言者雖衆。而尙懷逆鱗之憂。聽之雖勤。而尙有遺善之嘆。伏望陛下廣詢博訪。疇咨延納。如古之所謂開導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虛襟懷以聽之者。務使有懷者皆盡其所言。有言者各盡其所見。然後徐察其可否。而賜之施行。其或言有不當。觸忤塵瀆。亦宜假借優容。不加罪責。庶幾兼天下之善。集衆人之長。羣策畢用。庶政無議。十一曰崇天道。臣聞君者民之父母。天者君之父母。人子有過。則父母戒敕之。規諭之。甚則笞責譴呵。無所不至。蓋其愛之之心。無所不至。故朝夕警省。冀其飭躬勵行。而後已也。

人君事天。實亦類此。彼其位曰天位。職曰天職。民曰天民。皆不以爲君之所自有。而必繫之天者。是其受天地之託。居宗子之任。宜乎祇奉若天。以盡其道也。況人君尊臨九重。至尊無上。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使非上天陰鑒而默相之。尙何所憚而不爲哉。故災祥沴異之來。蓋亦愛君之至。薄示咎責。譴呵之意。以爲戒。敕規諭之方。冀於飭躬勵行而已也。董子以災異爲天心之仁愛。詩人以不敢戲豫。馳驅爲敬天。漢文帝以水旱疾疫。下詔責躬。宋太祖以霖雨不止。夙夜焦思。我太祖皇帝嘗因時不雨。素服草履。步詣禱祠。設藁席而露坐。晝曝於日。頃刻不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每令蔬食。雜麻麥以進。其憂民之心。事天之誠。萬世無容議矣。今天地示變。戾氣作沴。雨暘愆伏。日月薄蝕。星辰隕墜。風雹震擊。是天道不清於上也。旱魃洊臻。大水侵溺。盜賊充斥。三邊侵擾。是地道不寧於下也。不識陛下以今此之時。爲治安矣乎。抑或以爲未也。若以爲未。至於治安。則所以飭躬勵行者。豈可已耶。臣以爲應天以敬。而不在儀文繁縟之末。立政貴誠。而不係聲音笑貌之爲。使能持一敬以爲感格之本。積一敬以爲施設之基。孚治於羣僚百執事之間。昭著於宮壺。蒞大廷之際。如漢光武之推赤心置人腹中。唐太宗之至誠理天下。則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至和感召。萬靈順應。而沴不爲災矣。昔唐太宗憂民食而蝗不爲災。宋景公發善言而災星退舍。是皆應天以誠。而能轉災爲祥。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十二曰進德學。臣聞人君之德。爲天下治忽之機。古之明王。未嘗不以修德爲急。而賢臣之輔導勸說。亦未嘗不以修德爲急。何也。世無常治。亦無常亂。德日新者。有以致萬邦之懷。儀不忒者。足以致四國之正。感應之機。有不可誣者。然德之

修否。顧學何如耳。高宗遜志時敏。以求建事。成王宥密緝熙。以求顯德。故曰明君以務學爲急。知務學而德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知學而能修其德者也。知修德而治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修德而能善其治者也。務學而不能純其德者。抑務之未得其要也。修德而不能善其治者。抑修之未得其要也。且人君之學。豈若經生曲士之爲哉。撮大旨。釋大義。審治亂安危之機。探得失是非之源。如斯而已耳。我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萬幾叢委。日取論語。洪範諸書。樂而玩之。每遇儒臣經筵進講。率令盡心剖析。又命有司訪古今書籍。以資覽閱。又深慮聖子神孫。以暇逸爲垂拱無爲。故其垂訓拳拳。以大禹惜寸陰。文王不暇食爲言。著之乎典冊。傳之乎後世。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凡有耳目者。所共見聞。當萬世遵行而不可違者。陛下卽位以來。於茲九年。雖求治之念。恒切於中。而致治之美。未臻其效。意者修德之實。尙有可言也。伏望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思天下仰賴之廣。體聖賢善治之言。遵皇祖垂世之訓。深居法宮。尊嚴簡出。清心窒慾。勵志省非。日取論語。孟子。尙書諸書。以及戈直之貞觀政要。真德秀之大學衍義。陸贄之奏議。循文約理。撮旨取義。時賜省覽。以裨聖學緝熙之益。又采其切近簡要者。施之踐履。以爲聖德高明之驗。而騎射弋獵。荒遊盤樂之事。絕意不爲。或左右嬖習之人。有以此事先意承順。逢迎導引者。亦必大加懲艾。以爲奸諛不忠之戒。如此而聖德不純。聖治不美者。臣未之信也。昔唐貞觀之時。斗米三錢。刑措不用。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夫太宗一行仁義。而天下卽見治平。是以進學修德。而能成化致治。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

疏入得旨。張原這廝。驟陞科道。不諳事體。掇拾往言。輒來奏擾。本當重治。姑且從輕。降雜職。調遠方衙門。今後新科進士。俱要先選在外有司。歷事一二考。方許除授京職。其有因事發遣的。不許朦朧擅自取用。如有違犯的。都治罪不饒。吏部知道。

應詔陳治安疏正德九年

何景明

臣謹奏。邇者皇上敕諭羣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無不感動。交相慶慰。然自敕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而今復處之晏然。何也。夫災禍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改悟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人心。近觀時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欲圖理興化。更絃易轍。過此不爲。無可爲矣。臣聞天下之政。勤則治。逸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則可存。亂則終亡。事理有必然者。方今上下恬嬉。遠近壅塞。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利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實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義子同起居。此真今日所創見。先朝所未聞者也。耽樂逸遊。厭怠政理。何以圖治。況義子爲陛下寵幸之人。盛滿爲災。鮮能善後。尤宜早爲裁抑。明示區處。使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阿徇。事乃寢敝。臣謂大臣奏事。宣使卽決是非。直陳利害。準之憲章。制之理義。不爲兩可之辭。則制度不隳。功當不謬。名器可

正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制。行賄交結。無恥取容者。并爲罷斥。而獎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事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以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略也。要之大本祇在聖躬。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以通上下之情。必有能陳說利弊。指稱時事。爲切要之言。以悟陛下者矣。臣聞先勞後逸。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忍自勵。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於無窮。陛下何憚而不爲此乎。昔成王感於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於雉雊之異。是臻嘉靖之效。惟陛下深思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要荒必仰流而化。尋常小康之治。亦何足爲陛下言哉。

疏入。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十四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正德十年

楊廷和

臣聞之禮莫重于視朝。禁莫嚴于宮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宮衛之防。以消弭禍變。我朝列聖。尤致謹于斯。伏觀皇明祖訓所載有曰。朕以乾清宮爲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蓋言視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于心。蓋言宮衛之當謹也。此皆憂深思遠。爲聖子神孫之家法者也。恭惟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祖訓。乃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居。違和而然。積以爲常。傳之外朝。將謂縱欲晏安。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人馬。親自校閱。其事蓋因一時邊戎犯順而然。意在禦侮。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禦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職居輔導。出入禁闥。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愧悚無地。伏望皇上鑒皇祖之訓典。察微臣之愚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祀事。乘平旦之氣。以裁決萬幾。竭獻享之誠。以昭格九廟。仍選用方直。以爲侍從。信任老成。以爲腹心。軍士操練。必于演武之所。朝夕督厲。付之將領之官。推恩左右。體恤勤勞。啓處以時。庶不有勞于聖體。關防既謹。亦可盡釋于羣疑。將見聖德日新。天心豫悅。神人胥慶。和氣致祥。宗社萬萬年無疆。

之休端在此矣。

疏入帝不納。

勸止臨幸疏正德十年

梁儲

臣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臣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藉藉。使臣心志憂惶。神魂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竊惟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夜以達旦。至于皇城各門。又令勦戚重臣把守。祖宗之法。至爲詳備。今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羣臣。茫不預聞。無故輕身而出。率意而往。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奸盜竊發之變。出于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以天神協相。決無是事。而臣私憂過計。實切寒心。夫千金之子。尙不肯垂堂而坐。陛下一身。乃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爲身惜。獨不爲宗廟社稷計乎。仰惟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洞燭天下之事機。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羣小。貢諛希寵之徒。倡引事端。蠱惑聰明。陛下偶未深思而遽從之。上累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但事在祕密。非臣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後。端拱穆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頤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玩好。仍乞查究導引之人。賞之于法。以彰剛斷之德。以解臣民之疑。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大舉入境乞兵救援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巡關御史張鼇山奏稱。朵顏三衛和垣與實喇博羅。譎詐驍勇。彼欲增貢則增。彼欲襲職則襲。我既墮其計中。彼遂決爲大舉。今之畫計者。有三。曰增貢。決不可從。曰守。亦不可也。曰攻。則忠臣義士之憤。未可爲非。要調宜大遼東邊軍。旬日之內。速赴地方。分布防守。出其不意以攻之。豫爲必戰以禦之。等因。臣等竊觀自古制禦邊庭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況朵顏三衛。世受國恩。進貢效順。近日窺我邊備廢弛。乃敢挾詐要求。觀勢強弱。以爲從違。既殺害將官。又擁衆侵犯。興兵征討。未爲無名。大義所關。誠不可已。御史張鼇山所論。理直氣壯。詞嚴義正。合准所言。速議施行。查得先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著桂勇將團營西官廳前營官軍操練。待報啓行。續該本部奏調遊擊將軍劉寶。原領河間官軍一千名。前去薊州駐劄聽調。中間出軍等項事宜。現該本部議處具奏。但行兵之法。謀算豫定。庶功可成。倉卒調發。未免疎漏。合無本部將調兵一應事宜。逐一議處停當。上請定奪。疏入。得旨是。這調兵一應事宜。便議處停當來說。

亟易鎮巡官以保重地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御史汪賜奏稱。馬蘭峪地方被敵搶擄人畜。殺死參將陳乾。皆是太監王忭。遂安伯陳鏞。都御史王倬。平日調度無方。紀律不嚴所致。若不亟爲取回。仍令其恬然在任。不免外寇覘我強弱。將來之

患誠不可測一節。緣外寇犯邊。殺死參將。委的事重。若不將陳鏞等取回問罪。不惟各邊將官聞風怠玩。無所忌憚。抑恐以後薊州一帶邊關官軍。不知有法。愈加放肆。不肯用命效力。而陳鏞之罪。益加深重。難以自解。今日不取各官。固非朝廷之福。亦非陳鏞等之利也。伏望皇上軫念防邊事重。俯察公論。當從早賜宸斷。將陳鏞等取回究問。則綱紀振肅。號令更新。邊敵和坦等易于征勦。陳鏞等心亦得安矣。疏入得旨。已有旨了。

請究失事邊臣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廣東等道監察御史高公韶等。各劾奏鎮守薊州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鏞。巡撫都御史王倬。鎮守太監王忭。守備太監蔣廷玉。兵備副使王玠等各員。委任地方失事。要將陳鏞拏解來京。治以重罪。王倬罷遣。王忭蔣廷玉取回閒住。王玠降調別用。急選賢能官員。前去更替。又要將提督侍郎陳玉切責等因。查得各官失事。先該本部題奉欽依。行巡按御史查了來說。並將王忭陳鏞王倬降敕切責外。今六科十三道官交章劾奏前因。臣等竊惟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治天下之紀綱。不可一日而廢者也。科道之官。又所以振舉紀綱。以扶持公道者也。陳鏞等既是各官交章論奏。公論不容。合無本部並吏部作急會推堪任總兵官巡撫兵備官員。並司禮監奏請差內臣二員。各前去更替陳鏞王倬王忭蔣廷玉等。接管行事。將陳鏞提解來京。送都察院問罪。奏請發落。王忭蔣廷玉取回閒住。王倬等罷黜。以正朝廷之法。以紓邊人之憤。仍請敕切責侍郎陳玉。俾用心提督現在官軍。勉圖後效。

其餘失事官員。與陣亡官軍。應否優卹緣由。再行巡按御史。一併查勘明白。具奏定奪。抑復將今科道官。劾奏陳鏞等情罪。再行巡按御史。通候查參。至日奏請定奪。伏乞聖裁。再照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奏。要本部速爲議處。務使全定安攘之策。大興聲討之師。復我邊疆。三軍常勝之威。保我國家萬世全盛之業。一節。與巡關御史張鼇山奏。要發兵攻勦事理相同。現該本部題奉欽依。著桂勇操練團營。西官廳前營官軍待報。行合無本部將出軍一應事宜。另行計處。奏請定奪。

疏入得旨。是這地方失誤事情重大。陳鏞著回京。王倬王忻蔣廷玉王珰著戴罪禦敵。待巡按御史查參。至日來說。陳玉已有旨了。其餘事宜。陸續奏來處置。堪充總兵官的。便會推兩員來看。

豫防邊患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議。宣大二鎮。共有官軍一十四萬。延寧二鎮。又設有官軍七萬。歲費糧儲數百萬計。專爲防禦邊敵。近年各鎮守臣。因循怠忽。不肯豫先料度邊情。運謀設策。調度軍馬。相機戰守。以致邊敵深入。得利而去。大肆搶掠。無所畏憚。及至朝廷命將出師。彼軍已去。留兵在邊等候。爲因邊地廣闊。彼軍出沒不常。不得恰好相遇一戰。以此勞費雖多。不能成功。即今若不將本邊將士戒飭。豫爲隄備。邊敵過河。必來侵犯。倉卒計處。必蹈往轍。緩不及事。貽患非輕。臣等愚見。乞敕宣府大同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會同計議。今年河凍。邊敵過河駐牧。作何設法隄備。可保無虞。訪取熟知邊情地理之人。密切審問。先年邊敵進境搶掠。出入道路。應該調撥何城堡軍馬。在何地方駐劄。可以正當敵衝。截殺取勝。於何地方按伏。可以

邀其歸路。追勦得功。本鎮軍馬雖各散處城堡。必須量數挑選精銳官軍。記名聽候。有警調取。會合勦殺。務在料敵先知。算無遺策。不可互相推諉。因循苟安。及似常分調按伏。不當敵衝。虛應故事。以致邊敵深入搶掠。出入自由。定照葉椿姜彬高友機等事例。拏問取回降黜。必不輕貸。各將計議過隄。備邊事宜。明白具奏。不許含糊遲誤。疏入得旨。是這豫防邊患事宜。恁部裏行移彼處鎮巡等官知會。

禦敵安邊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給事中任忠所奏。大意謂朝廷命將出師。固是禦敵之策。但敵人聞出師而暫退。見班師而復來。徒費糧草。不得成功。莫如以守禦爲本。明賞罰。久任人。邊備旣修。邊敵自畏。臣等竊念近年以來。爲因守臣數易。賞濫罰輕。以致封守不固。敵人內侵。黎元受禍。給事中任忠所言。切中時弊。但今邊務廢弛已久。邊敵強盛。大舉入攻。勢甚危急。所以本部建議。命將出師。蓋欲宣布國威。振作邊方士氣。如前代細柳棘門霸上之舉。實非得已。惟苦議論不定。朝更夕改。機會一失。必又勞費無功。伏望聖明再敕張忠陳天祥張洪料度敵情。務期必中。敵在陝西。則爲陝西之備。敵過宣大。則爲宣大之謀。關外之事。悉以付之。不必遙制。務使敵勢頓挫。不敢深入。內郡獲安。不致擾害。毋或失誤機會。以致師老無功。若敵衆離遠。駐牧不來侵犯。即便具奏班師。以省坐費。其各邊守禦事宜。聽各鎮巡官照舊施行。不許推稱節制。失機誤事。本部仍行紀功御史。從公紀驗。以行賞及行給事中御史。從公按覈。以行罰。除提督軍務都御史係暫

差外。其各邊巡撫都御史賢能可任者。乞敕該部查照成化年以前。寧夏巡撫都御史賈俊等事例。須待六年以上。方許陞轉。並總兵等官。聽本部從公推舉。亦須久任。無故不必更調。如此公行賞罰。久任責成。本邊將士。皆可禦敵。京營軍馬。不必遠出。省費息民。培固邦本。當今急務。莫先於此。疏入。得旨。是。禦敵安邊。各項事宜。都依擬行。

劾朱寧疏正德十年

方良永

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中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於強聒。而一身之患害。輕於百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爲陛下言之。臣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民之財。尤當愛惜也。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意。謂我有大。臣可付託也。我有親臣可倚任也。臣則以爲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有親臣而不肯爲用。雖謂之無臣可也。陛下環視左右。最親且信。與國同休戚者誰耶。臣以爲莫朱寧若矣。寧也出自賤氓。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爲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尙難酬萬分之一。乃忍攫取陛下之民財。戕賊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罪乎。臣於正德九年十月初十日到任。卽聞朱寧鬻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鎮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司曰。寧堂鈔價。意欲倍增。何如。臣茫無以對。細詢之。璟言前發十一府鈔。每一塊易銀二兩。傳報朱寧。心怪其輕。故欲增至四兩。次日復語如初。臣堅持不可。璟離席誓曰。我受朝廷厚恩。豈不知此事貽害百姓。顧勢不得不爲耳。我卽不爲。他人必爲。百

姓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淚俱至悒悒不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臣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救亦失職也乃自劾求去繼聞新有禁例勢豪鬻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徐當中止故遲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徵價急如星火或緣爲奸利倍而又倍椎膚剝髓民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於監司監司欲言而未果發民亦吞聲而不敢言輸價之吏絡繹於途矣新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蹙然不安乃出巽辭謂寧堂好人初不知鬻鈔之難如豫知之必不爲也今業已爲之可以已完二萬四千兩截解少慰其意前太監旣爲之斂我不得不爲之解二臣所稱寧堂蓋指朱寧也其勢焰之薰灼可知矣方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起邊塞多虞饋餉或不時繼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大司徒不能爲陛下畫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冗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逋稅是豈得已哉冗食不可去而奇禍隨之矣臣故曰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也且劉璟王堂皆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愛民之譽於此無名橫斂宜可於談笑間卻之耳而二臣者徒能涕泣蹙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爲一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斂不可卻而隱禍中之矣事勢若此苟猶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彫瘁根柢蹶拔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夫義子亦親臣也今人有一飯之恩心必圖報陛下之待朱寧豈一飯比哉不圖報則亦已矣反取陛下之邦本而動搖之略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故跡其所爲在子爲不孝在臣爲不忠在法所必誅而無赦

者。臣故曰。陛下有親臣而不爲用也。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奮獨斷之勇。廷詰朱寧以鬻鈔害民之故。苟或愚不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祈恩之不暇。則削奪官爵。薄示懲戒。根究主使之入。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短。不肯服辜。是敢於欺罔也。陛下又何取於寧而必欲子之乎。宜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以爲臣子悖逆之戒。斯二者。惟陛下明察而果行之。仍祈急救都察院。行浙江鎮巡三司等官。將已斂鈔價。盡數還民。未斂之數。速卽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侵尅之弊。悉寘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陛下誠如是行之。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固不遑恤也。陛下如以臣言爲不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將必肆無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矣。臣不勝激切之至。疏入。寧欲中以危法。或說曰。害之適成其名。乃密召還所遣使者。而以鈔直還之民。

訟胡世寧疏正德十年

程啓充

臣聞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弭盜事宜。旁及寧府軍民弊政。兵部題奏施行。嗣因寧王奏稱。胡世寧妖言誹謗。離間親親。奉旨提解來京。臣於此仰窺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建白。陛下不以爲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副使人臣也。耳目重其司。行其言所以體其心。旣乃寧王掇拾爲言。陛下以爲嫌疑而卽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因以洩其怒。一舉而二者交盡也。夫以陛下之厚遇寧王。重違廷論。有護衛土田之錫。璽書褒美之頻。其隆重之極。孚信之深。有耳目者所共知也。胡世寧豈獨無所聞見哉。彼殆有所激而云然。所謂忠而過者。抑亦知聖明之虛懷聽納。寧王之聞過則喜也。

不意狂瞽之微。乃羅羅織之厄。夫陛下始則可世寧之奏。正欲隆親親之恩。繼因宗室之言。乃令御史提解。又以寧王上在逃之章。於是乃有官校之命。陛下於此。亦近乎投杼矣。臣竊思此事大有可疑。蓋稽遲之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文致之不重。則報復之心未厭。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世寧將遁之何所哉。其間道自投。蓋與其死於溝洫。而人莫之知。寧得見天日而甘心受戮也。臣願陛下詳察之。哀矜之。臣聞寧王之事。先江西給事中徐文溥論其威勢日甚。暴形大彰。王府長史司啓稱由郡王將軍擾害民間。動指本府名目。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爲真的。王亦曰詞非泛言。事有指實。自乞譴罰。以示宗藩。是知人言沓至。民怨流行。王之心至是亦不安矣。臣按胡世寧之奏。所謂盜賊踐蹂。乾旱流災。官民失業。賑貸無備。王府之債負。遍及閭閻。莊田之逼迫。民無安息。三司官員。多被鈐束。問刑長吏。舉奉成案。買辦漸及於外府。騷擾遍及于窮鄉。合觀徐文溥之奏。長史司之啓。寧王之自言。事跡禍蹤。內外同辭。但寧王指爲郡王將軍。而世寧則以爲臣僚輔導之非法。官司奉承之太過。此固所謂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爲真的也。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啓。隱伏之私。流毒之苦。誰其攻之。是世寧在陛下則爲忠。在寧王則爲義。俾宗藩因其言而自戢。朝廷用其言而防微。則爲達權。具三善而獲罪。臣愚之所未解也。仰惟皇祖有離間親王之刑。蓋懼小人之震搖朝廷。机隲藩府者也。世寧欲乞溫詔。戒諭寧王。益崇謙德。仰遵祖訓。其非離間也。彰彰明甚。荷蒙俞允。明頒渙號。戒諭維殷。親愛彌篤。陛下何嘗因其言而少存嫌貳哉。至謂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詞氣之間。固爲抑揚太過。然區區之忱。思以防微杜漸。尊主庇民。消

尾大脰腫之憂。植強幹弱枝之計耳。使果妖言誹謗。天日之鑒。安所逃罪。又何能曲荷欽依。戒諭諄切乎。寧王若能因言自省。則於仁賢有加。謙光無損。朝廷隆重之恩。君臣孚契之情。與天地相悠久矣。而顧爲是言。意者王之左右。懼發摘其私而禍且逮己。故假危言以激王之怒耶。夫按察副使。祖宗所建外臺也。言雖過激。亦當引咎優容。豈至指摘排擊。引而置諸危法也哉。果從王言。則上損國威。下招物議。張難犯之勢。杜將來之口。一舉而四失焉。臣愚之所尤未解也。聖如陛下。而狂直且不能容。誠恐人懷自危。中外解體。卑遠之臣不足惜。如朝廷紀綱何。積薪之火漸炎。敢言之氣頓銷。壅蔽之患旣成。猜嫌之隙必至。日復一日。職爲厲階矣。伏望皇上曲垂赦宥。矜此孤愚。甄用奏內應行之事。追究沈匿旨意之由。務使官守其職。民安其業。朝廷敦天潢之誼。藩府篤朝宗之心。則本支百世永享無窮之福矣。疏入。世寧得旨。謫戍。

請罷中官奏討鹽引等疏正德十一年

梁儲

臣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年穀豐登。尙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爲可慮。況今寇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常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費。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可以備飛芻輓粟之用。然數年以來。鹽法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蓋因公差人員。奏討引目數多。一時就要盡數支賣。本等客商。皆守支艱難。日漸貧困。以至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旣不足以給各邊軍馬之需。而鹽課成法。又日益廢壞。無以接濟急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

草不知朝廷將何以處之。近該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現鹽一萬引。兩淮運司現鹽六萬引。跟隨人役類多挾勢謀利。或至各支一萬引。乃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填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鹽法。抑恐激成他變。臣實切憂之。再照陝西延綏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饑饉。加以去年敵寇更入搶掠。又有回賊累次作耗。瘡痍之民。尙未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分窘乏。彼處官司計無所出。現行奏乞賑濟。方患無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糧茶品等項。欲令陝西鎮巡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違阻。令以此意撰寫敕書。臣躊躇惶懼。未敢仰承聖意。緣前項地方。既值兵荒貧窘。民不聊生。前項措辦錢糧。欲取之于官。則庫藏匱乏。欲取之于民。則閭里空虛。其太監以下人員。至彼之日。所費又復不貲。爲彼處官員者。若欲撫卹軍民。則恐以違詔致罪。若欲奉行詔旨。則恐嚴刑峻法之下。民窮盜起。別生意外之患。此固爲人臣子者皆宜爲國深慮者也。而況忝居內閣。義同休戚。如臣者乎。又況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地。設若內地盜起。彼必乘機入爲邊患。地方安危。關係非小。至于便宜處治。惟統兵官員臨機濟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可援以爲例。伏望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允取回。今後凡有奏討鹽引者。一概不與。重念陝西歲荒民貧。錢糧無處出辦。仍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敕書。免令撰擬。地方生靈。不勝幸甚。

疏入。帝不納。

審大計以重本兵疏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工科給事中翟瓚所言。添設提督以振軍旅等四事。俱係京營要務。合就查議明白。開立前件。伏乞聖裁。一。添提督以振軍旅。查得正統十四年。因邊人犯順。欽命太子少保本部尙書于謙。不妨部事。總督軍務。景泰三年。該于謙會同武清伯石亨等。議得邊人額森。背逆天道。聚衆近疆。若不豫爲設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兵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恐號令不一。致誤事機。合無于五軍三千神機營。揀選精銳馬步官軍二十五萬。分爲十二營。揀選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等因。奉景皇帝聖旨。是。欽此。天順年間。邊方寧靖。十二營罷立。總督官亦不復設。成化三年。爲整飭兵備事。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奏。該本部議擬。復立十二營。團聚操練。會推大臣一員提督。本年四月二十日具題。節該奉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白圭兼兵部尙書。不妨部事。提督十二營操練。欽此。成化十一年。白圭病故。該太監懷恩傳奉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王越。不妨院事。著提督十二營操練人馬。欽此。以後本部尙書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閻仲宇。劉宇。曹元。王敞。何鑑。陸完。並今臣瓊。俱不妨部事。奉敕提督十二營。今給事中翟瓚奏。要查照景泰天順成化等年事例。添設或尙書侍郎都御史一員爲總提督。常川在營會同操練。不妨以他務。不奪以他官。無非欲委任專一。整飭軍旅之意。不爲無見。但查前項節年事例。于謙等俱以本部尙書。不妨部事。提督內王越以左都御史。不妨院事。提督。今要添設一員。專管提督。係

干事體重大臣等擅難定擬。伏乞聖裁。二。慎選舉以備將材。查得先爲選將領以實武備事。該司禮監太監蕭敬題稱。閱視京營坐營侯伯都督等官。比較馬步弓箭。詢其韜略大意。次及大小號頭把總官員。一體比較試驗馬步弓箭。分別等第。量加罰治。中間若有年力不堪官員。亦就罷黜。若仍以每年春秋二次閱視。不無太密。若用五年一次。又恐太疎。合無斟酌疎密。以後每遇三年之期。兵部奏請照例舉行等因。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具題。節該奉聖旨。是。欽此。通行欽遵外。正德十一年八月。扣該三年閱視之期。今給事中翟瓚奏稱。把總以上等官。闕茸不材者。十常八九。要行本部尙書會同內外提督大臣。嚴加考選。把總號頭等官。貪墨太甚者。盡行汰黜。謀勇素著。會中武舉者。盡行收用。遇有分守守備官缺。以次推用。所言誠爲有理。但查今年正該閱視之期。合無至期本部尙書公同欽差司禮監太監等官。依其所擬。照例考選閱視。從公進退。務令得人。遇有員缺。照例推用。及查坐營坐司侯伯都督等官。舊例俱該本部會同各營提督武臣推舉。上請簡用。原無會同內外提督考選事例。合無亦候閱視之時。公同考驗。果有馬步弓箭不能嫺熟。戰陣韜略不知大意。素無謀勇。應該罷黜者。亦就開具奏請定奪。三重伍兵以謹團練。照得近年各營操練。委的徒事虛文。全不精銳。一遇有警。皆不堪用。追勦流賊。則隨處敗走。出征宣大。則浪費邊儲。給事中翟瓚所言。深切時弊。臣等近日痛懲宿弊。大懼誤國。會同計議。推左都督劉暉等豫行選練。振揚軍威。正欲兵將相識。有警得用。伏乞聖明天語。丁寧戒諭。劉暉等務要用心揀選。嚴加訓練。中間合行事宜。遵照欽奉敕內事理。著實奉行。不許因循顧忌。致誤大事。四。禁占役以實營伍。查得先爲

整飭兵備事。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該司禮監太監懷恩題。本部查得京營提督內臣軍伴一百名。掌營內臣總兵官各六十名。坐營官十五名。把總官六名。俱于五軍等三大營取撥。又查得成化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節該欽奉憲宗皇帝聖旨。練兵講武。是國家最重的事。但承平日久。中間私弊多端。有名無實。近來將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官軍。揀選頭等精壯的。分爲十二營團操。次等的。仍留三大營操練。慮恐日後人不知警。私弊復生。恁兵部便出榜禁約。自今坐營把總以下官。但役占五名以下者。降一級。五名以上者。降二級。甚者罷職充軍。仍發邊遠守禦。如或容情故縱不舉奏者。事發一體治罪不饒。欽此。欽遵外。今照前因。合再爲申明。役占六名。卽爲五名以上。役占一名二名三名四名。俱爲五名以下。俱照前例降級。一名二名以上。積至六名者。各通論從重併數減降。數至十名以上。此其甚者。或罷職。或充軍。論罪之日。取自聖裁。其提督總兵及點軍等官。明知前弊。容情故縱。不卽舉奏者。事發一體參究。題奉憲宗皇帝聖旨。是。恁部裏便將今定事例。出榜去營內張掛曉諭。欽此。已經出榜于各營張掛曉諭。欽遵外。今給事中翟瓚奏。要查照前例。出榜曉諭。以憑改正。遵守。合無本部再行申明。行移各營內外提督等官。一體欽遵。仍要嚴督各坐營把總等官。但有役占者。通行改正。遵守舊例。若有仍蹈前轍者。聽點軍科道官訪出。指實參奏。

疏入。得旨。提督官不必添設。其餘准議。

邊情疏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近奉聖旨。這進馬事情。還著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放。欽此。臣等仰窺聖意。蓋以聖人不治邊庭。懷柔遠人。故令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放。以示含宏。但近該巡撫都御史李瓚奏來。巴爾斯已差實實台等將進馬徹爾等叫回。只在三四日內。要來作歹。誠恐都御史李瓚。因見奉有欽依。惟知幸免目前無事。不與鎮守總兵官公同計議。查審明白。徑自任意。將巴爾斯所差人容令進馬。遂使朝廷節次降到旨意。明文皆爲虛詞。以後邊人再不信服。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李瓚。會同鎮守總兵官計議。除進馬邊人已回外。若仍現在關外。務要遵照明旨。查審明白。果係都督和坦等差來進馬。以禮犒勞。驗放入關。若係巴爾斯獨自差人進馬。相機行事。設法擒勦。不可自示怯弱。致生侵侮。亦不可機謀疏漏。誤墮賊計。其各關口防禦事宜。比常嚴加整飭。以備不虞。

疏入得旨。是鎮巡官所奏邊情。前後不一。還行與他。每照依恁部裏節次議擬。查審明白。相機行事。仍要加謹防禦。毋得止圖自便。不顧國體。因而廢弛邊備。責有所歸。

明臣奏議卷十五

革冗員以安邊方疏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查得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三邊先年各設總兵官一員掛印鎮守係是舊例其陝西省城並固原地方原無設立因弘治十四年邊賊大舉入寇方纔暫設副總兵一員于固原駐劄不久裁中以後或留或革或兩員並設事體不一近年又將副總兵趙文暫移河州駐劄原議邊寇寧息另議定奪現今趙文陞充總兵官專一固原駐劄鄭卿陞副總兵更代仍在河州其額布勒等賊已過河西事仍照舊河洮岷三州舊各有守備官一員足以責委今戶部署郎中馬應龍奏要將副總兵鄭卿照舊裁革委的事理相應亦與本部原擬相合及照鄭卿先任甘肅遊擊將軍該吏部尚書楊一清保舉嫺于弓馬習于戰鬪臨機有謀遇敵不怯以此本部會官推陞副總兵協守陝西今署郎中馬應龍奏稱本官在彼無事高坐罔恤軍民疾苦窮極剝削絲髮無遺頭目家人作弊百端等情合當究問但無指實合無將鄭卿革回原衛帶俸本部行移巡撫巡按官通行嚴加訪察禁治果有貪害實跡參奏治罪其鄭卿原任協守副總兵員缺不必推補河州洮岷等處事情聽巡撫都御史督同兵備副使並各守備官照舊施行疏入得旨是鄭卿既罔恤軍民弊端百出便革了任著回原衛帶俸待查奏至日來說其餘事宜依擬行

傳奉疏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等謹議得京城內外先年設立五城兵馬指揮司職專禦風火察奸盜及錦衣衛官校巡警夜禁緝捕盜賊監察御史巡城禁革奸弊在外通州良鄉等處各設有軍衛委官巡捕其後通州等處又設分守涿州良鄉又設守備又三年一次差御史錦衣衛官分路巡捕弘治元年因盜賊生發奏准于三千營選撥官軍一百員名于彰義門外義井兒及良鄉並清河高碑店四處每處二十五名隄備盜賊正德初年京城內添設把總官二員委官八員各分地方每委官一員管領馬軍二十四名步軍二十五名共四百員名京城外添設把總官二員每員領有馬官軍五十員名委官七員每員管領馬軍六十名共四百二十名正德十年會議京城內每委官一員各添馬軍二十五名步軍二十五名共軍七百九十二名馬四百匹京城外每委官一員各添一百名共軍一千一百二十名馬一千一百二十四匹把總並委官俱一年一換城外把總該領官軍全給盔甲海巡馬軍給與一半八十副今年又奏差工部右侍郎趙璜專一整飭武備挑選河間等衛舍餘交與分守通州都指揮袁傑及涿州守備崔澄亦添撥官軍各給與馬匹嚴謹巡捕壩上良鄉等處正係袁傑崔澄等該管地方立法不爲不密責任不爲不專但京城內外人煙輳集遊食者多壩上良鄉等處軍民艱窘差役繁重以此盜賊隨捕隨發難得盡絕自去年本部會官議添巡捕官軍數多定擬條格賞罰嚴明又給與盔甲火器馬匹草料以此一年之間把總官捉獲強盜二百餘名錦衣衛坐委官校及各該緝事衙門亦皆緝捕數多奈何世情艱難財重命輕致塵聖慮屢降明旨著落官軍用心挨拏未得寧息今又奉旨令臣等從長議處停當奏來定奪臣等愚見若欲從長計議處置

停當。必先撫恤軍民。輕徭薄賦。人得安生。則盜賊自少。前項節年議處捕盜事宜。已極周密。今若不先撫安。專立嚴法。搜捉擒捕。誠恐法網太密。致有激變。前代漢武帝時。因山東盜起。遣官衣繡持節。發兵擊斬至萬餘級。盜賊愈滋。至不可禁。正德四年。添設巡捕御史。帶領家眷。專督捕盜。法網嚴密。賊勢愈熾。兇惡之徒。乘機倡亂。肆行劫掠。至動邊軍入勦。逾年始平。是其明驗。以故捕盜之法。固不可寬縱。亦不可太嚴。今將弭盜根本。及先年捕盜事件。開查明白。合無照依弘治元年事例。本部會同錦衣衛並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再行計議。應否施行。奏請定奪。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具題。本月十五日奉聖旨。是。這先年捕盜事宜。恁每還會官議處了來說。欽此。欽遵。今將原擬捕盜事宜。開立前件。會議明白。一。弭盜根本。近年捉獲盜賊。多係當差軍民。原無產業。又被管軍管民官員。不肯撫恤。惟知科害。以致艱窘。衣食不給。飢寒切身。甘心爲盜。視死如歸。合無請降敕旨。令各營並在京各衛所。順天府及在外直隸保定等府州縣衛所管軍管民官員。今後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擅起。一錢不許擅科。敢有故違科害。逼迫軍民失所。許被害之人指實陳告。治以重罪。前件依擬。一大明會典一款。凡地方軍匠人等。舊例令各家俱于門前置粉壁一面。開寫本家籍貫人口身役營伍。並寫不敢窩藏逃軍逃匠囚徒盜賊等項。以憑挨究。今查前例日久廢弛。以致盜賊潛藏。無所警畏。合再申明置寫挨究。但有犯者。照依律例。究問解發。前件依擬。不拘內外官員及勢要之家。一體挨查。但有一應來歷不明。及不係官員軍民匠籍之人。俱不許容留潛住。如有倚勢窩藏不報挨查者。該城兵馬司具呈錦衣衛並巡城御史。參奏處治。一。京城內外人煙輳集去。

處盜賊強劫。皆由夜禁不嚴。巡捕不謹所致。合無今後但有強盜明火持杖。強劫人家財物。出入自由。火甲不行傳報救護。巡捕官軍不在地方巡歷追捕。將巡捕官軍並該管兵馬司官吏弓手火甲人等。俱參送刑部問罪。若地方被盜。火甲知覺傳報救護。及巡捕官軍現在地方巡歷。遇賊追捕者。不在此例。前件依擬。一弘治元年。百戶王敏建言。要于京城內外小巷路口。置立柵欄。夜間關閉。本部會官計議題准。先于城內關廂試驗。令巡城御史督同兵馬司計算工程。先儘財主勸出銀兩。如法成造。果爲有益。城內另擬。後因兵馬司奉行無法。一概科取騷擾地方。又行禁止。其已修完柵欄。亦不如法。不久損壞。今照京城之內。大街小巷。不止一處。巡捕官軍止有七百餘名。未免巡歷不周。一聞有盜。昏夜追趕。小街曲巷。輒被藏匿。合無除寬街大路不必置立外。但係小街巷口。相應設門去處。各置立門柵。遇夜關閉。如遇追逐盜賊。不得委曲隱藏。本部仍委官一員。會同巡城御史督同兵馬司官。相視計議。如法修置。合用工料。勸倩本巷得過之家。情願出辦。不許強逼科害。致生怨議。別有良法。具奏定奪。前件先年已行。未免騷擾地方。今不必舉行。一京城外東北巡捕現有把總都指揮楊曷。西南巡捕現有把總都指揮王佐。通州一帶現有分守都指揮袁傑。涿州一帶現有守備都指揮崔澄。各有原設巡捕官軍壩上。良鄉等處。皆是各官該管地方。又該工部侍郎趙璜奏准。許令袁傑帶領河間等衛舍餘五百員名。太僕寺撥馬五百匹。又行令崔澄揀選官軍舍餘五百四十二員名。太僕寺撥與馬一百五十匹。盔甲腰刀。選給三百副。合無本部再行整飭武備。右侍郎趙璜並巡撫都御史李瓚。嚴督袁傑。崔澄等。本部督令楊曷。王佐等。各照地方。務要

比常加謹。用心緝捕。如遇追襲強賊。走出該管地方。亦聽乘機掩襲。會合勦捕。但不許一概投訴。以擊平人。驚疑地方。事發從重參究。前件依擬。一各巡捕官軍捕獲強盜。或地方失事。正德十年會議賞罰條例。俱係暫行。今已革去。除陞賞遵照舊例施行。及京城內外失盜。照依前例查明送問外。但係通州良鄉壩上等處在外地方。被盜強劫失事。仍照正德十年會議事例。把總官委官一年之內。該管地方被強盜響馬打劫一次。全無拏獲。委官積至五起以上。降一級。十起以上。降二級。不及五起者。委官每一起罰俸兩箇月。分守守備把總官。每一起罰俸一個月。捕盜該陞者。照級准贖其罪。庶使人心知警。不敢玩忽。前件依擬。每年終一次。兵部查奏。又將另議合行事宜。逐一開款。一現今京城內東西二邊把總巡捕官下。共有馬步官軍八百員名。京城外東北西南把總巡捕官下。共有有馬官軍一千一百二十員名。但京城內外地方廣闊。街巷數多。巡邏不週。合于城內每總添撥步軍一百名。城外每總添撥步軍一百五十名。共五百名。與原撥官軍分作兩班。派定地方。輪流巡邏。不許私役放賣。一現委城內東邊把總巡捕都指揮章縉。西邊把總巡捕都指揮謝素。城外東北把總巡捕都指揮楊曷。城外西南把總巡捕都指揮王佐。俱各謀勇未聞。難責成效。俱各更換。今不爲常例。會推得原委西南巡捕都指揮高謙。堪替楊曷。原委城外巡捕都指揮盛瑾。堪替王佐。指揮孫浩。堪替章縉。指揮鄭文。堪替謝素。伏乞聖裁。候命下之日。仍令各官把總巡捕。以後事故。仍照舊例。兵部委用。一捕盜陞賞事例。必須申明通行。庶使人知激勸。查得近該兵部議得。合無今後務要所獲強盜。果係聚至數十人之上。兇惡顯著。委會相與對敵。人所共知。行該地方

覆查得實者。方准照例陞級。其餘緝捕零賊。並買求他人所獲輳數。捏作兇惡勢衆。對陣擒獲者。俱不許陞級等因。正德九年七月初四日。節該奉聖旨。是今後拏獲強賊。果係數十人以上。兇惡顯著。曾經對敵人所共知。覆勘是實的。方許照例陞級。不許將緝捕零賊。並計買捏輳的一概朦朧奏擾。欽此。又查得兵部會官議得。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江西等處。遇有官兵人等。擒斬賊級。若與賊對敵。就陣擒斬有名劇賊一名。願不願陞級者。賞銀三十兩。擒斬隨從強賊者。每名願賞銀十五兩。陣亡者重加優恤。若不係對敵。止是緝捕強盜者。每名願賞銀十兩。若擒獲僞稱名號首賊者。又不拘定數目。聽候各官斟酌加賞。其不係應捕人員。一體給賞等因。正德六年三月十七日。兵部等衙門尙書等官王敞等具題。本月十九日。奉聖旨。是這賞罰事例。既議擬停當。都准行通行。出榜曉諭。各該地方官員人等知道。欽此。前例合再申明通行。若京城內外把總巡捕官。及在外分守守備等官。遇有擒捕緝捕強賊。查勘是實。照依前例陞賞。有能運謀設法。擒捕強賊數多。地方寧靖。功績顯著者。聽巡撫巡按官奏保陞級。兵部遇有相應員缺。不次推用。一大明律內一款。凡強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賊者斬。若不行又不分賊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共謀者行而不分賊。及分賊而不行。皆斬。若不行又不分賊者。杖一百。欽此。又查得問刑事例內一款。皇親功臣管莊家僕佃戶人等。勾引外處來歷不明之人。窩藏爲盜。坐家分賊者。同發邊衛充軍。其該管家長。參究治罪。又一款。知強竊盜賊而接買受寄。若馬騾等畜至二頭匹以上。銀貨坐賊至滿貫者。俱問罪不分初再犯。枷號一箇月發落。若三犯以上。不拘賊數多寡。與知強盜後而分賊至滿貫者。俱免枷號。發

邊衛充軍竊詳立法之意止欲禁止窩藏盜賊之家及接買受寄之人不敢窩藏寄買則盜賊無所藏匿寄放易得事發但令盜賊事發到官窩主及接買受寄之人多從寬發落以致人無警畏合無兵部轉行法司今後盜賊窩主並接買受寄盜賊人犯務要照依律例從重問擬枷號充軍等項發落一錦衣衛原有領馬校尉一百名務要不時往來各該地方督同兵馬火甲人等緝捕盜賊遇有強盜打劫會合巡捕官軍併力擒捕如有誤事聽本衛提督官比較處治疏入得旨高謙盛瑾孫浩郝文各著把總巡捕其餘准議

劾太監史宣疏正德十一年

孫懋

臣聞織造太監史宣與沛縣官奏計尋奉欽依將主事等官王鑾胡守約等拏解去訖臣聞之初尙驚駭謂胡守約必有遲誤御用重情隨訪得史宣在途酗酒作威肆行兇惡所過索要茶果分例或逼取折乾起關等錢又且聲言欽賜黃棍專令打死官吏勿問隨路陵辱指揮知縣等官人民逃竄雞犬驚散風聲氣焰有若雷震道路傳聞草不震駭計其所獲動盈千數流賊之害不慘於此及照史宣織造有年貪虐日甚贓賄之入亦動以千計南京軍民痛恨入髓先經南京科道糾劾未蒙究治近該巡按王崧奏稱進貢進鮮等項黃馬快船管運官員多勒人夫嚇取財物綁縛官吏乞要出榜禁約等因已經該部題准如有仍前違例索取財物及曲爲奉承者該巡撫巡按等官指實參奏處治詔旨已行史宣何人乃敢公然不遵愈肆兇暴一不滿欲輒行構陷職官若王鑾等果被中傷則各官聞風畏懼莫敢誰何何禁令之足

行耶。臣竊觀憲廟時。太監王敬帶領千戶王臣。江南爲害。該巡撫官王恕。奏其罪惡。當明正典憲。今史官惡浮於敬。真當道豺狼也。陛下明足燭奸。仁足保民。而容忍史宣之惡如此耶。況各處黃木續至。若不爲慮。臣恐沿河軍民。無以自存。人情洶洶。易於生變。昔宋朱勔以花石綱擾害江淮。卒致靖康之禍。安可忽以爲細故哉。惟陛下惕然深思。超然遠覽。卽將史宣寘之重典。王鑾等復其原職。庶使刑政允當。人心稍安。而禍變可息矣。

疏入。帝不納。

自劾不職乞賜罷黜疏 正德十一年

孫懋

臣竊惟災異之來。實由人事。人事失於下。則災變見於上。天人感應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頃者伏覩四方奏報災異。比之往年。特爲尤甚。豈非羣臣不能盡職之所致耶。伏念臣猥以庸愚。誤蒙擢寘。言論之司。委以耳目之寄。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庶官之賢不肖。皆得以聞之。亦皆得以言之。若聞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或既盡言之矣。而不能委曲開導。以致主上之必納。皆所謂失職也。然則臣之失職亦多矣。若近者以用舍之未審。於是有明國是之言。以委任之未重。於是有存國體之言。以天變之未回。於是有實修省之言。民害當去而憂其未去也。於是有保重地之言。兇惡當懲而憂其未懲也。於是有安人心之言。奸有當昭而微有未防也。於是有安宗社之言。是數言者。皆有益於朝廷。有關於時政。有切於生民。有繫於庶官之賢否者也。臣晝夜以思。詳復以議。而後敢言。亦庶幾仰瀆之餘。施行一二。以少

裨職分之萬一也。豈意陛下一切留中不報。臣卽不審。果已經聖覽。以爲不急。姑置之耶。將左右權倖。務爲壅蔽。未之達耶。謂曰壅蔽。以陛下之聰明察下。左右之忠誠事上。且逆瑾覆車。方切爲戒。寧有是耶。謂曰不急。陛下亦宜批降。明示大廷。公議可否。可則行之。否則置之。其或臣情有過激。言有太驟。或誤犯忌諱。或觸忤權貴。陛下幸而賜之優容可也。加之罪譴可也。何乃是非不分。可否無辨。而竟留中若罔聞耶。萬一奸人緣此陰相結黨。公爲隱秘。果有警急。陛下不聞。大臣不知。其禍可勝言耶。臣竊聞明目達聰。堯舜所以成聖治。偏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亡。伏願陛下以堯舜爲法。以秦隋爲鑒。則天下之幸。宗社之幸也。若臣待罪無狀。不能匡贊大猷。裨益化理。以致人事缺失。上干天變。災異頻仍。貽憂宵旰。負國之罪。不容誅矣。伏願陛下特賜罷黜。以爲人臣不能盡忠者戒。疏入。帝不納。

武舉議 正德十二年

王 瓊

臣謹奏。查得今次各處起送應舉官生人等共八百七名。內遼東二百三十七名。其餘各有二三名者。有全無者。多寡不均。四月初九日試馬上箭。每人走馬三回。射九矢。共該走馬二千四百餘回。共射七千二百餘矢。本日射必不周。又於初十日試馬上箭。一日方畢。若遇風雨。又難拘日期。若不照鄉試事例。酌量地方南北。定數起送。不惟地方取人有偏。抑恐以後人漸加多。難於較射。況武舉之設。重在騎射。或有馬上中九箭。步下中四箭以上者。因論策不稱。不蒙收錄。監生省祭官生員等項。已有出身正途。又應武舉

中式仍送吏部選用。未免紊亂選法。舊例軍職官非親冒矢石。獲有軍功者不陞。今以從容較射。偶中數矢。輒陞二級一級。似失之易。千戶以下官員。徒在取中支米之列。終無出身效用之路。其得陞試署鎮撫知事。終身支米。亦無可用。又文武科舉。自有不同。今武舉既做文舉。會試殿試事例。刊錄文字。其馬步數目不載錄內。亦似欠缺。既稱答策論三道。馬上中四箭。步下又中二箭以上者。陞署職二級。答策論三道。馬上中三箭。步下又中一箭以上者。陞署職一級。則是專以騎射爲重。又稱所答策論。參以弓馬俱優者。列爲上等。弓馬稍次者。列爲中等。則是又以策論爲主。以致主司難以去取。前項事件。俱未穩當。臣等議得漢制武舉。皆起布衣。至唐開科。亦有定議。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召集海內各儒。酌古準今。議定制。度文職設科貢二途。以取士。武職世襲。故不設科。然又設流官五府都督。及方面都指揮。俱不世襲。以待有功及賢能者陞用。各衛指揮千百戶。五年一次考選委用。蓋於世襲之中。而寓選舉之意。則武舉之制。已在其中矣。天順間始議武舉。成化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猶取騎射大略而已。至正德三年。尙書劉宇議定今行條格。三年一次舉行。著爲定例。中間條格如前項所查。既不取法於古。又不合宜於今。規制苟且。事體乖謬。誠未穩當。臣等先已查奏。不係洪武永樂年間舊例。應否舉行。不敢擅議。奉欽依照例行。今若不備陳議處。誠恐紊亂舊章。取譏後世。伏望皇上念祖宗制度。係干重事。非劉宇與臣等孤陋寡聞之人。所可更定。遂足以爲遵守。乞敕翰林院儒臣。考據古今。詳度事理。如果舉用將材。祇應遵照舊例。於武職中推舉考選賢能之人。及於功陞官內酌量推用。則武舉一科。不必另設。若世襲武職之外。恐有遺材。則

參酌古今。定立武舉制度。務在事必師古。不礙今制。將前項現行條格未穩事件。逐一改擬停當。開陳明白。徑自具奏。本部會集多官再議。上請定奪。其以前武舉中式官生人等。內都指揮。果有行檢材能者。照例推用。千百戶鎮撫總小旗及舍人軍餘所陞試署職級內。有情願赴各邊總兵等官處報效殺賊者。在京者具告本部。在外者具告該管官司。轉行本部。各送所告地方總兵等官處。參隨殺賊。該支米石。就于彼處查照支給。仍聽巡按御史查點。不許寄帶空名。冒支食米。其生員民庶人等所陞試署鎮撫知事。及試巡檢。聽該管上司就委本處府州縣衛所專管巡捕。如有犯罪。依律問革。議奏得旨。是今後武舉。還照舊舉行。其間事宜有未備的。恁部裏還議了來說。

聲息等事疏正德十二年

王瓊

臣等謹議得宣大鎮巡官現奏賊營大衆。近邊駐牧。入寇之舉。旦夕難測。延綏官軍已調大同。遼東官軍現在薊州駐劄。給有賞賜馬匹。亦該同時調去。今若遲疑不決。令蕭滓自行哨探。又待宣府報有緊急。纔令前去。必致坐失機會。虛調無用。查得近來因謀慮不審。無事先調。否卽班師。有事纔調。緩不及事。糜費錢糧。動以數十萬計。前項南京兵科給事中周用等所論。切中時弊。臣等深以爲戒。明白具陳。誠欲爲先事之謀。以弭患省費。非敢偏執一見。必欲自用也。伏望皇上俯察用兵機宜。關繫最重。現今宣大各報賊衆逼境。奸謀難測。特允臣等原議。卽今蕭滓統領人馬過關。隨宜駐劄。相機戰守。有事策應。兵精可得其用。無事徑回。兵少亦不多費。如此調度。似爲得宜。若必待寇犯宣府。然後出口。往返十日。必不得用。不如

此時卽回遼東。尤爲省便。臣等叨掌兵政。事有所見。不敢隱默。再照團營官軍。臣等原擬行提督官計議。應否挑選備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不曾奏要。馬不下場。今奉欽依。團營下場馬匹。照前牧放。則是不准各官會議。惟以戶部所議爲主。竊恐職掌侵越。事難責成。萬一如去年賊勢強盛。大舉入寇。軍令戒嚴。倉卒無措。雖是罪坐所由。臣等終難辭責。伏乞皇上俯念兵機最重。委任當專。許照臣等原擬行團營提督官計議。應否挑選備用。奏請定奪。庶明炳先幾。事無後悔。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是。蕭滓便寫敕與他。著統領人馬前去鄰近宣府地方。隨宜駐劄。相機戰守。會合策應。毋致誤事。團營官軍。應否挑選備用。恁每還會議停當來說。

給衣禦寒疏 正德十二年

王 瓊

臣謹奏。看得遼東右參將署都指揮僉事蕭滓呈稱。原選調宣府征進官軍。來時各穿夏衣。卽今八月。天氣漸寒。缺錢置買棉花。乞要給衣禦寒一節。查得常年各邊調來策應官軍。原無另給胖襖袴鞋事例。前項正德八年。延綏遊擊李愷官軍三千員名。調來山西策應。正德九年。遼東遊擊林睿調來薊州駐劄。俱該工部並本部議擬奏准。給與胖襖袴鞋。蓋念調征之苦。時將寒凍。不能自備衣鞋。所以不拘常例給與。實非過也。今遼東官軍。自遼東遠來。調去宣府駐劄策應。又非先年遊擊李愷調在山西駐劄之比。若不准給。軍士受凍致疾。將何以責其效力殺賊。若遼東官軍。旣准給與。其延綏官軍。連年調出在外。比之遼東官軍。勞苦尤甚。若不一例准給。誠恐恩惠不得均普。致生嗟怨。合無本部移咨工部。查照前項李愷林

睿事例。不爲常例。將蕭滓杭雄朱鑾周政各領官軍。俱照數查給胖襖袴鞋。庶使調出在外軍人。不受寒凍。緩急可用。

疏入得旨。是蕭滓並杭雄等所領遊奇官軍。俱准照數與胖襖袴鞋。不爲例。

申明賞罰疏正德十二年

王守仁

臣惟招撫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佯服隨叛之黨。按南贛間。始有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嚮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於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賊盜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稊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勦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爲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

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卒以抗強敵。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之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夫兵得隨時調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效其力。由此言之，律例俱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之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特敕兵部，俯採副使楊璋之議，亦如往者律例，再加申明。臣亦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

疏入，帝從之。

請回鑾疏 正德十三年

吳儼

臣初聞聖駕出京，幸昌平等處，曾具疏瀆冒聖聰，言詞蹇拙，不蒙採納。旣而又聞八月廿八日聖駕復出，過居庸關，幸宣府，又幸大同，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衛護以行。臣戰懼驚惶，罔測聖意之所在。伏而思之，是必邊境弗靖，羽書急數，陛下慮羣帥之不力，憫邊氓之被俘，急於制馭，遂不暇咨之廟堂，謀之帷幄而行耳。不然，沙漠之淒涼，決不若京師之富麗；邊塞之馳驅，決不若宮禁之尊嚴。陛下奚

取於此而輕身以幸之哉。古之聖帝明王不能無外夷之患。三苗不服。虞舜固征之矣。而奉辭伐罪。乃責之大禹。舜實未嘗自征。獫狁孔熾。周宣固伐之矣。而出師致討。乃責之尹吉甫。周宣實未嘗自伐。載之詩書。昭然可考。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寧無一人忠貞謀勇。可以委任。而陛下必欲自行耶。夫君居其逸。臣任其勞。此古今之大義。若天冠地履。不可得而易者。今陛下自任其勞。而以逸遺臣下。是愛身不若愛臣下之深也。無乃倒置歟。聖駕初出之時。臣民引領北望。皆謂回鑾必在九月萬壽聖節。則天下之朝賀者。畢至。四夷之貢獻者在廷。豈宜使之空行。九月過後。又謂回鑾必在十一月長至令節。則九廟有歲享之大祭。兩宮有慶賀之大禮。豈宜遣人以代。十一月過後。日望一日。今又過元旦。若干日矣。聖駕已回。遠不能知。萬一未回。則郊祀大禮。古今所重。尤非臣下所敢代者。將遂缺而不舉歟。若謂敵尙在邊。則待靖敵而後聖駕可回歟。萬萬無此理。且京師者天下根本之地。郊社宗廟。於此乎建立。宮殿陵寢。於此乎奠安。羣臣百工。於此乎會萃。三軍萬姓。於此乎長育。財貨珍寶。子女玉帛。皆於此乎輻輳。外之郡國。雖或有一二富庶。必不及京師萬分之一。況遠在邊徼者乎。譬諸人身。京師猶腹心也。郡國猶肩背腰膂也。邊徼則四肢也。腹心安。然後肩背腰膂安。肩背腰膂安。然後四肢無恙。今有人焉。養其四肢。而心腹之不安。則不顧。是可謂之善養身乎。況今京師內外。人心搖動。口語藉藉。轉相傳播。淮徐以南。荒饑千里。去冬三月。雨雪爲災。民無衣食。至於父子漂流。兄弟離散。略不係戀。間有自經及投水而死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爲盜哉。臣恐所禦之敵。尙遠隔於陰山。而不虞之患。或猝起於肘腋。此不可以不煩聖慮也。伏望皇上念九

廟之統緒。思兩宮之付託。審內外之輕重。恤黔黎之窮困。速回聖駕。端居九五。修明政教。委任賢才。則百廢盡舉。萬國來王。無復北顧之憂矣。臣縻祿留都。山川脩阻。恨不能俯伏道左。扣馬泣諫。不勝惶恐戰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劾朱彬疏正德十三年

孫懋

臣竊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爲所禍者。蓋其始也。媚君以徼寵。其終也。挾君以自恣。必致危人宗社而後已。載諸史冊。可具考也。竊照都督朱彬。本以梟雄之資。兼懷儉邪之念。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由是陛下聖德。爲彬所累者多矣。況復怙寵恃恩。愈肆無忌。游樂罔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臣卽欲指名論奏。猶恐傳言未真。且猶冀彬改心易慮。自爲善後之圖。誠不意彬自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欲挾陛下自庇。故又導聖駕出居庸關。又無大臣一人保護。置陛下孑然獨處於沙漠苦寒之地者。殆將半載。險哉彬之用心。誠有不可知也。且彬武夫。其於前代。若漢高白登之事。或有未知。其於我朝英廟土木之變。則固習聞之矣。何故乃導聖駕。旣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外敵。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六日六夜。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狡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往轍哉。然昔王振之挾英廟。猶以敵衆犯邊。率師親征。今彬之挾陛下。不知何所爲哉。是振以禦寇。彬以誘寇。彬之罪又浮於振矣。且聖駕在外。萬幾叢委。兩宮違養。廟享不親。四方災異迭見。

遠近盜賊蠭起。中外臣民疑懼。向非皇天眷念之有歸。朝廷法度之具在。宗廟社稷。亦岌岌乎危哉。是彬也不獨陛下之罪人。實宗廟社稷之罪人。且彬在一日。則爲宗廟社稷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朱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臣竊又料彬無以自解。必將肆爲巧言。以爲行止皆出陛下。欺罔聖聽。夫陛下臨御。已十有三年於茲。何前此未聞他幸。自彬用事。而乃輕出不常如是耶。在陛下左右之臣亦多矣。何以皆不及從。獨彬爲之先導耶。正使實如彬言。又獨不可諫止之耶。故自彬言之。以爲赤心事陛下。自臣觀之。實未免包藏禍心。彬之罪。固有不得而逃矣。陛下於此。亦宜不欲復庇之矣。臣叨荷國恩。養育成材。備員言官。當此權奸稔惡之秋。正委身圖報之日。如緘口自默。徒切浩嘆。禍亂已成。噬臍何及。故不得不極力痛切爲陛下言之。且嘗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旣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大哉皇言。所以爲萬世聖子神孫告者。明且切矣。伏乞陛下仰承祖訓。俯納芻言。急敕錦衣衛將朱彬拏送法司。按鞠其罪。從重處治。以雪神人之憤。以爲奸惡之戒。疏入。帝不納。

